

轉戰全川

楊森

敵方諸將挽我回川

民國十三年，我從洛陽回到漢口，我深知時不我予，因此積極展開打回四川的部署，當其時，我那六七萬忠貞不屈的大軍，仍還駐防於嘉定、敘府、川南一帶，始終是四川境內實力最堅強、編制最完整的一支大部隊。而自我離川以後，便開始明爭暗鬥的劉湘、田頌堯、鄧錫侯、劉存厚等，這時由於實力的相互消長，已然形成顯著的變化。劉湘和袁祖銘依舊盤踞川東，川北與成都原來是鄧錫侯、田頌堯、劉存厚三分鼎立的局面，其中劉存厚勢力日蹙，早已不能發生作用，田頌堯的力量已轉入他的副司令孫震之手，因為孫震得到了黃埔一期孫元良的聲援，於是川北的田鄧劉，一變而為孫鄧劉了。

不過這三個人的實力都不大，縱使聯合起來，也不能構成對於我的威脅。

至於當年臨陣叛變，使我全盤挫敗的王纘緒，他雖然逞快一時，搶先襲佔成都，將成都的兵工廠和造幣廠全部控制在手，可是不久他便和劉湘發生齟齬，勢同水火。原來劉湘收買王纘緒唆使他脫離我的陣營，所許給他的條件，除了送他兩百萬元以外，還答應他在我離川之後，推他為川軍副總司令，並且兼掌全川的鹽務。王纘緒正為名利雙收，又得了成都而沾沾自喜，殊不知我一出川，劉湘便不認這筆賬了，於是王纘緒大為不滿，引起劉王交惡。再加上鄧錫侯、田頌堯多年來都在成都附近，對於成都的兵工造幣二廠垂涎已久，如今眼見王纘緒從遂寧鑽出來捷足先登，不勞而獲，他們當然大不服氣，堅持要分一杯羹，就這樣三股力量一逼，王纘緒

偷雞不成蝕把米，他也垮了。

連番好戲唱到最後，劉湘和袁祖銘也鬧翻了，起因是由於他們兩個人都在川東，爲了爭奪重慶的利益，幾至兵戎相見，最低限度，他們再也沒有和好如初的可能。

爾虞我詐，爭權奪利，搞到後來大家精疲力竭，誰也扳不倒誰，四川仍然還是分崩離析，四分五裂，到後來大家總算弄明白了，單憑他們自己本身的力量，誰都不可能統一全川。

於是目標移向我留在川南的六七萬大軍，那支部隊聲勢浩大，訓練有素，戰爭能力極強，誰能爭取到手，誰便可以成爲四川之主。依他們的想，主帥遠走，六軍無主，只要肯下功夫，用銀彈，必定能够收編過來。因此我軍駐地一時各方說客代表雲集，施盡手法，五花八門，使我留川將士反而得了可乘之機，促我回川。他們推派代表遠來漢口，一見面便痛哭流涕，說是自我離川，我部下就像嬰兒驟失怙恃，進退失據，徬徨歧路，於是受人利誘，遭到打擊。但是他們矢志堅貞，忠誠不二，他們一再要求我早早歸去。

疲於奔命的角逐者，由於我部下屹立如山，不爲所動，深深凜懼我在四川的潛力，大家的想法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轉彎，他們居然一致認爲：除非請我回去，川局只有越加糜爛，搞得不好，他們大有同歸於盡的可能。這時候，我設在漢口的司令部，便突然之間熱鬧起來，各方代表，紛紛前來勸駕，使我的住所一時有如山陰道上，說客絡繹不絕。

鄧錫侯派代表來，十分誠懇的說：

『歡迎你回四川，你要當督軍，你還是當你的督軍。你在我這裏的部隊，等我們先對付過劉湘以後，我一定原人原槍交還給你。』



作者楊森將軍壯志凌雲，雄心萬丈，且有老而彌堅之概，圖為年七十時在台北學習駕駛飛機。

轉戰全川

我笑着回答：好好，但是讓我考慮考慮。

袁祖銘也派來了代表，剴切陳詞：

『王纘緒跟我們有聯絡了，先打垮劉湘，其他的人就沒有發言餘地。我們是貴州來的客軍，目的只想得些軍餉仍回貴州。請你回來主持一切，事成以後，你送我們一筆錢，我們立刻就走。』

我還是笑着說好好，容我考慮考慮。緊接着，劉湘派了何北衡當代表，到漢口來請我只管開條件，甚至於連王纘緒都派人來求恕，並且商議重回我的麾下。原來，我留在川南的部隊被他們逼急了，說是：

『誰把楊督軍請回來，我們就聽誰的命令。』

山雨欲來風滿樓，我知道，現在是我

五三

回川的時候了。

我向各處的代表開出同樣的條件，而且保證我自己絕對實踐諾言，以昭公允。

第一：自重慶對岸的江北，一直到梁山涪陵一帶的地方，必須劃歸于我。

第二：我留在川南的部隊，必須先進入我的新防區，我才動身回川。

第三：那個先讓川東，先准許我的部隊由川南開往川東，我便加入那一邊。

結果是，劉湘的動作最快，他立即覆電，一切遵辦。於是我也只好向他表示不計舊嫌，重歸和好。不久，駐屯川南的大軍浩浩蕩蕩移防川東，我的部隊一動，自己還沒有動身，鄧錫侯先就嚇慌了，他趕緊再派代表，聲明自願讓出梁山，我欣然應命，自此我的防區加添爲川東與川北樞紐的梁山，也成我意料之外的收穫。

各路英雄這次又落後了一步，深恐我與劉湘再度合作，強弱明闇之勢立判，他們爭先恐後的來電擁立，表示熱烈歡迎。問我是要當督軍，當省長，還是仍爲督軍兼省長，請我住重慶，住成都，總而言之，一切悉聽尊意自決。

宜昌舉行歡迎大會

時間是民國十四年二月，我已吩咐家中打點行李，準備不日啓程。一夜，我照平時的習慣，十點鐘上床睡覺，深夜兩點多鐘的時候，我睡得正熟，忽然電話鈴聲大振，把我驚得跳了起來，取過耳機一聽，是湖北督軍蕭耀南打來的，他說：

『我馬上過江來拜訪。』

一看錶，兩點多了，我心想他必定是有什麼緊急大事，當時便問：

『有什麼要緊事嗎？』

『沒有，』他哈哈一笑：『只是臨時想起要來見你。』

我當然只好表示歡迎，放下電話，心裏還在困惑不定，穿好衣服等了好久，蕭耀南來了，當時已是深夜三點，他看見我，顯得非常高興，嘮嘮叨叨，說了一大堆不相干的閑話，又送了我一大箱名貴食物，最後他才表明來意，他跟我黯然惜別的說：

『你榮行在卽，今天晚上我是特地先來送行的，因為我怕到你啓駕的時候，我可能趕不及來送你。』

直到這時，我才恍然大悟，事實上他確有今夜不能不來的苦衷，因為這些北軍高級將領，都是吞雲吐霧的癮君子，他們的活動時間都在夜裏，白天呢，他們要睡大覺，他知道我動身的時候一定是在白天，他自己既然無法起床送行，只好趁着深夜先走一趟。

自蕭耀南以下，武漢的北軍將領政要排日設宴餞行，一連多日，把我『應酬』得頭昏腦脹，人翻馬仰。好不容易敷衍了事，擇日啓程。蕭耀南特派一艘大客輪作我的座船，吳佩孚電令于學忠一團精銳，一路護送我到萬縣。船上連同我的衛士和司令部人員及家小，將近有兩千人左右。

舟行二日，到了宜昌。宜昌鎮守使趙榮華早已安排好了我的行轅，從碼頭到大街，宜昌軍民夾道歡呼，熱烈相迎，那種空前盛況，令我既感且愧。

趙榮華本已爲我排定許多歡宴和節目，經我再堅辭，方始商定讓我在宜昌停留一天一夜再走，第二天中午被宜昌各界盛大歡宴過了，我連連拱手道謝，立刻回船，正要下令起碇，趙榮華的副官滿頭大汗的跑來，他祇是說：

『趙鎮守使務請楊督軍再下一次船。』

我給他弄得莫名其妙，同時更不知道究竟應該怎樣是好，移時，趙榮華自己匆匆的趕來了，他向我說明了緣故，我這才明白，原來鎮守使府的辦事人員，老早就已經替我預備下一個盛大歡送的場面，如今人馬齊集，場面已就，要是我不去露一次面，那就未免太辜負他們的一片苦心。

盛情難却，我只得再下輪船，到了碼頭，再一細問，那個早經預定的歡送大會，其會場距此竟有十餘里之遙。

進駐萬縣重振軍旅

宜昌還沒有汽車，我又不慣坐轎，十餘華里，步行來回就得兩三個鐘頭，主人總不能叫我趕得滿頭大汗的去接受歡送？一行人在碼頭上僵了好一會，吵吵嚷嚷，聚訟紛紜，後來算是有幾位辦事人員打定了主意，牽來幾匹駿馬，請我們策馬緩行，他們那一羣人，則上氣不接下氣的跑得氣喘吁吁，緊緊追隨。

好不容易到了歡送大會所在地，我一看那場面，不免又添了幾分慚惶，軍民畢集，各色人等的隊伍排列成行，偌大一片廣場，到處懸旗結彩，場面闊大壯觀，司令台上，香檳洋酒供應無缺，幾乎成了解渴的飲料，我深心感動，大為不安，致詞答詞行禮如儀，私下估計，這一個盛大場面的花費，少說也得銀元二三千枚。

儀式一一做完，我們又得騎馬，急急趕回碼頭再上船，這時候，趙榮華終於看出這個歡送會實在安排得不切實際，他一怒之餘，忍禁不住的破口大罵，讓貴賓這麼趕來趕去，那些混帳胡塗的辦事人員，爲什麼不把這個歡送大會乾脆佈置在碼頭上呢？

不管怎樣，我對湖北各界對我的隆情盛誼，確是永銘五內，衷心感激的。

自宜昌起程，大輪船逆流航行四天四夜，抵達萬縣。劉湘派他的親信師長唐式遵，帶一連兵，直到船上來

迎接。我們登岸，眼見萬縣軍民人等如癡如狂，因為我的部隊在我之先抵達，他們人人急於見我，服裝整齊，自動排隊，就站在馬路兩旁，向我齊聲歡呼，心中感觸，幾至淚下。

抵達萬縣，我們暫住萬縣縣衙門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唐式遵便匆匆告辭返渝，我在縣衙門裏外散步，無意中發現一樁祕密，原來縣衙門的中門居然是釘死了的，永遠都不開放，我當時覺得非常奇怪，便命人去把縣長找來，我問他，這裏面是否有什麼緣故？

他結結巴巴的說了好半天，才把他所謂的道理說出來，他說是：根據相沿的傳說：萬縣衙門的中門開不得，因為這道門一開，就會使縣太爺的帽子變綠，換句話說：縣太爺老婆會給別人拐跑。

我一看那位縣長，早已雞皮鶴髮，老態龍鍾，當時忍俊不住，差點就要笑出聲來。我忍住笑，正色的問他

：『你的夫人有多大年紀？』

他面紅腫脹的答道：

『早就是五六十歲的黃臉婆啦。』

我聞言大笑，笑過以後我吩咐他說：

『既然尊夫人已經是五六十歲了，想來你也不怕別人把她拐跑，依我之見，你何妨現在就去把中門打開，將這個荒誕不經的迷信，予以澈底破滅。』

他無可奈何的把中門打開了，果然我預料的不差，他那位太太始終沒有給別人拐跑。

縣衙門的地點雖然適中，但是房舍不够寬，容納不下我日漸擴大的司令部，不久，我們在萬縣城裏的半山之腰，找到了一所李家花園，房屋寬敞，基地廣大，我們就把它租下。

四川一省，自江北以下，如涪陵、長壽、大竹、梁山，都是精華之所在，萬縣更是川東唯一的商埠，控長江上游門戶，入川船隻，一定要在萬縣通過。當時我的規定，無論中外船舶，凡在萬縣停泊者，應按照其噸位及停泊時間，繳納稅金，這筆航行稅，每月即達三十萬元之多。因此以四川省各地稅源而論，重慶數第一，萬縣即位列第二，首邑成都，反倒無稅可收，只能算是三四流的稅區。

萬縣本身又盛產稻米與煤斤，巫山附近的大甯和奉節（夔府）則是著名的產鹽地區，總之我所管轄的川東各縣，地方既富庶，人口也衆多，氣候尤其良好。

我所統率的部隊，共有五師和四個獨立旅，各階官兵的待遇，師長每月兩三千元，士兵可得銀元八元，以國內標準來說，算是相當高的。而一應軍糧餉的來源，多半是靠各縣繳納的糧賦，我的作風一向是勤政愛民，促進地方建設，因此在我的轄區裏，老百姓繳納一年的糧賦可以做兩年的用項，我便叫他們每兩年納一次稅賦。稅賦的標準，仍然按照前清時代的規定，每一百畝田只抽一二石稻穀，在當年要算很低的了。除了航行稅與糧賦，此外還有桐油、鹽、煤的生產收入，每年必有三十萬的收益。所以我在川東，經濟方面可說是不虞匱乏，這也是我能在短暫期間之內，使我所轄各地都大興建設的原因。同時我在萬縣還創辦了一家長江銀行。那時候的幣值，銀元兩元約合美金一元之譜。

十九丈高萬州大橋

民國十一年，我在成都創立了相當大的局面，其結果竟然會一敗塗地。我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，勝不喜敗亦不餒，但凡事必須研究出其中的前因後果，俾能做到『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』，永遠不再重蹈失敗的覆轍。同時我更需針對往昔的教訓，澈底加以整頓改革。早在漢口成立司令部時，我便廣為招徠優秀人才，經常舉行

幹部會議，對於當年從成功到失敗的經過，自軍事、政治、經濟，甚至於交際、連絡、通訊各方面嚴密的予以檢討。那時候我延攬的人才，文職方面有祕書長董季齡，他畢業於清華大學，得過哈佛大學博士，是青年黨人，現在服務於美國國務院。李寰字定宇，爲人最稱謹慎篤實，後來我請他擔任萬縣教育局長，以及我的駐南京代表，現爲國大代表。胡仲實是我老師胡駿先生的次公子，少有不羈之才，交遊相當廣闊，畢業於北京高等工業學校、美國麻省理工學院，當過國民會議和善後會議的代表，有一段時間他代表我駐于北平。劉泗英，後爲青年黨祕書長，曾爲我的代表駐洛陽。武將方面有黃毓成、軍事顧問鮮光俊，他是我同期第一名畢業生，還有日本帝大的陳抱一與黃埔一期段遠謀，以及各師旅長等等。

我們檢討的重點在軍事方面，因爲當年導致我失敗的最大因素，還是在於楊春芳、藍文彬、王纘緒的先後叛變。因此我們決定部隊必須整頓，幹部必須確實掌握，訓練必須儘量加強。

我駐防川東，名義仍然是四川督軍，並且兼任萬縣商務督辦，我麾下的部隊編爲五個師，四獨立旅。五個師的師長，除我自兼其一外，其餘四位是郭汝棟、吳行光、何金鰲和楊漢域。四位獨立旅旅長，則爲范紹增、雷宗厚、湯子模，以及後來成爲共產黨大頭目入踞西南的賀龍。

郭汝棟畢業於四川軍官速成學校，他原來是鄧錫侯的團長，後來叛鄧歸我，爲人聰明精幹，是我得力的助手，只是忠心的程度始終叫我不放心。吳行光是我的同學，楊漢域是我的親侄，范紹增是我收編的土匪，他的部隊全是袍哥，平時不分階級，大家哥弟稱呼，打起仗來倒很能够拚命。

到萬縣後第一件事便是澈底整頓部隊，我訂了軍隊訓練課程，並且開辦萬縣講武堂，不論我怎麼忙，每星期我一定到校兩次，一次作精神講話，一次擔任戰術課程講解。此外，每星期一早晨，我要召集全軍排長以上的幹部訓話，平時，我更親自或派人到各級部隊去視察。

致我，要我自川東出兵，直下宜昌，俾對首當其衝的吳佩孚部，予以側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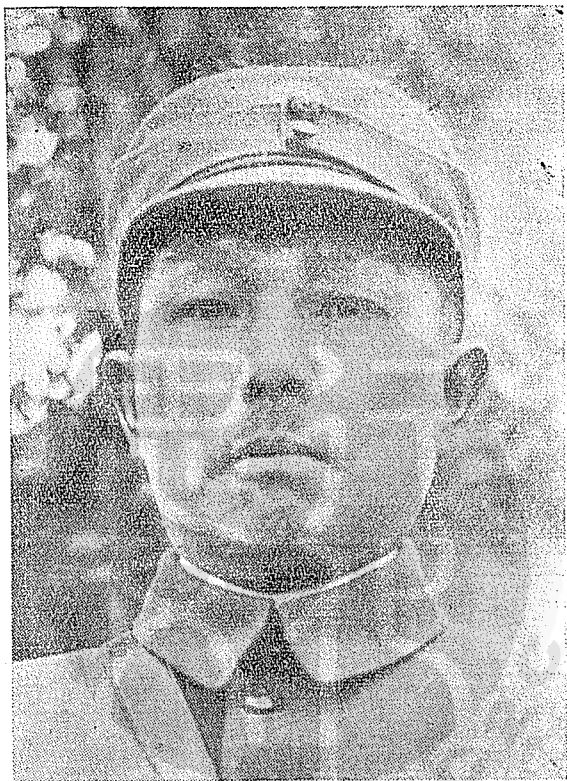
九三慘案立新英官

吳佩孚是一個剛直方正的君子，但有風骨却乏手段，他從蓬萊縣的一名秀才而流浪，而賣卜，而投軍當兵，而出關測量東北地形做情報工作，而由督隊官、管帶當到砲兵團長、旅長、副官長，然後受知於曹錕，代他領導北洋勁旅第三師，却又由一名師長仗義直言，推翻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，一時獲得全國民意和輿論的翕從，他曾一度以四日夜的閃電戰術大敗奉系首領張作霖，再度因部將馮玉祥倒戈而成奉系的敗將，其後落得幾至無路可走，赴鄂而被拒於蕭耀南，伐馮而見困於信陽關。綜觀他的一生，否極而泰來，泰來又否極，真是瞬息萬變，白雲蒼狗。國民革命軍北伐，他竟因東、北兩路受阻，走頭無路，被迫而與革命主張大致相同的國民革命軍打頭一仗，這豈是他始料之所及，同時也是他一生之中最最沉痛無奈之一頁。

蔣總司令的密函到了我的手上，公誼私交，自難兩全，我早曾參預革命，一向以革命軍人自許，我當然不能違抗革命領袖的命令，同時我由於和吳佩孚相交甚深，明曉得他當時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，實非夙願，事逼處此而已。否則的話，他不會在北伐軍攻克武漢以後，退守鄭州，任憑張作霖一封封電報打來請他指揮奉軍南下作戰，請他讓路，請他担任安國軍副總司令而促成直奉兩系合作，共同應付北伐軍攻勢，而他始終裝聾作啞，由張作霖罵他『不戰、不和、不守、不降、不死、不走』了。事實上，那一段時期他不但自感日薄崦嵫，好景不再，而且，他內心的徬徨痛苦，也是無比的深切。

我基於這一點對吳佩孚的瞭解，爲了保全私交，除開令派我部下的兩個師，郭汝棟與楊漢域兩個師剋日東下，攻佔宜昌，遙遙呼應北伐軍進攻武漢的正面攻勢外，我特地找個藉口，拍電報知照吳佩孚說：『你在宜昌

並無部隊駐守，我是否可以出兵進駐？」當然，吳佩孚不會覆電拒我或迎我。他早就知道，北洋軍閥業已土崩魚爛，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因此北伐軍一出，大有摧枯拉朽，勢如破竹之勢。他不理我，豈僅知我諒我。實是在他對於大勢早已了然於心，所以我的兩個師一到宜昌，他便從武漢黯然退守武勝關了。民國十五年七月



民國十六年，作者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時攝，時正駐防川東。

十日，革命軍攻克武昌，劉玉春和陳嘉謨雙雙被俘，我出師呼應的任務完成，當時由於四川內部問題重重，而我自己也殊覺防區廣大，力量不夠，於是我留一旅人駐守宜昌，其餘的部隊，只好全部撤回原駐地區。

又兩個月，到了民國十五年九月間，又一件轟動中外的大事發生。我以川東一隅之地，竟和當時世界第一強國，素稱永不日落的大英帝國打起仗來，而且由於我的堅持不屈，終於獲得了最後勝利，這便是舉世有名的『萬縣九五慘案』，只是時至今日我

還要說，當年的萬縣並不慘，給我整慘了的，倒還是不可一世的英國人。

那時候的英商太古公司，以『東方的征服者』自居，跋扈驕狂，不可一世。他們有萬流、萬通等好幾艘三四千噸級的內河輪船，經常趁夏季水漲之時，行駛於宜昌重慶之間，載客運貨，獲得很大的利益。但是由於他們的船隻大，速率高，興風作浪，不時打翻我們的民船，人貨兩失，鬧出訟案，而英國人恃強逞狠，打起官司來反倒是我們中國老百姓理虧，川民忍無可忍，到重慶去向劉湘呼籲求援，劉湘也是個怕事的人，他諉稱出事地點不在他的轄區之內，而把責任推卸給我。於是受災受害的老百姓又到我的督軍公署伸冤，我以民命關天，派人到重慶去和英國領事辦交涉，那曉得對方態度強硬，反而要我先提出證據，否則恕不受理。我一聽這種刁蠻無理的話，不由得怒火中燒，因為我派部下去重慶講理的時候，明明苦主和證據一應俱全，英國領事一概不予理會，這未免欺人太甚，因此當時我便在想，非得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不可。

很湊巧，就在民國十五年九月五日這一天，夔府上游，又發生英輪鼓浪急航，因而打沉我們輸運武器的兵船慘案，人財損失慘重，於是我大發雷霆，當肇禍的英輪萬通號駛過萬縣，我立命所部登輪執行扣押。其時英國輪船的船長大出意外，但在我強硬態度，槍口相向之下，也只得遵照我的命令，將萬通號停泊在萬縣碼頭，全船員工，都在我武裝士兵的監視之下。

移時，據報太古公司的另一艘輪船萬流號，也冒冒然的駛近萬縣來了。我一想這正是千載難逢之良機，不顧一切，依樣畫葫蘆，又派了一支部隊，登輪下令，再把萬流輪也扣留留在萬縣碼頭。

英國駐重慶領事聽到消息，這下纔慌了手脚，可是他仍然執迷不悟，一出事情便採取武力彈壓政策，他派劉湘優容駐守重慶的兩艘英國兵艦，順流而下來打萬縣，唯恐力量不夠，又電調宜昌的一艘英國商船，準備武裝，打算兩路會師，用武力劫奪萬通、萬流兩輪，駛離萬縣而去。

當時我已得到情報，急急調兵遣將，以資應付。我把所有的山砲，拉到萬縣城裏的西山北山，居高臨下，控制江面，另則派遣重兵，在長江兩岸嚴密佈防，我自己也如臨大敵，親自指揮。移時，果見英國兵艦兩艘，自上游乘風破浪而來。靠岸以後，由第一艘艦上搭起艦橋，直抵岸邊，一位峨冠華服，意態昂揚，威風凜凜，可一世的英國海軍少將副司令，步下船梯，逕直走向我佈置在江濱的防線。這時候，負責擔任警戒的一位排長，猛一下從戰壕裏跳了出來。

英國海軍少將盛氣凌人，我那位小排長也當仁不讓，兩個人相峙對立，虎視眈眈，終於那位大英海軍少將霍地從腰際拔出了手槍，槍口正對着我那名排長的胸膛，他盛氣凌人，咕咕呱呱的說着外國話，他的意思大概是這麼說的：

『你們趕快放走我們大英帝國輪船，不然的話，我就要統統槍斃你們！』

說時，他連連的用手指做扳動槍機的姿勢，時機已臨千鈞一髮之際，可是我那位排長屹立不動，我軍弟兄但見他嘴唇一撇，兩眼一亮，右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飛快的拔出腰上的長刀，喊聲殺，一記咔嚓，那位英軍副司令頸脖間紅光驟亂，人頭落地。

這一砍，軍心大快，士氣高昂，我方士兵拔刀相向，殺聲遍野，僅僅是幾分鐘而已，登岸的十幾名英軍全部身首異處。

兵艦上看到登岸的英軍全部就殲，一怒一急，立將全部砲口對準我方，開砲轟擊，殺傷彈之外，又有引起大火燒夷彈，轉眼之間，萬縣兩岸的民房商店，冒出了二十餘處火頭，被災的老百姓搶天呼地，聲聞數里。

以牙還牙國人大快

我目睹英艦橫行施虐，殘暴不仁，憤慨得幾乎眼裏噴出火來，好在我早有準備，我立即電令我軍佈置在山上的山砲，齊向英艦射擊，一時砲聲隆隆，山搖地動，我軍的砲口先已瞄準英艦，而那兩條肇禍的兵艦在狹窄江面無法操作，轉動不靈，我砲一發，他們只有挨打的份，毫無還擊之力。這一陣猛擊猛打，從下午一點多鐘直到四點多，三個小時之內，英國兵艦兩艘，除了甲板以外，幾乎全船都被我們打爛。

尤其甚者，英國人的狂妄跋扈，目中無人，將萬縣兩岸轟出了二十餘處火頭，早已爆發萬縣民衆的極端憤慨，於是羣情洶湧，乘雙方對陣之際，衝到先被扣留的萬流、萬通輪上，兩輪的英籍船長俱被暴怒民衆毆斃，所載貨物也被拋到江中，衆怒難犯，英國人這一次總算得到了相當的教訓。

事變當日，我們就搶先一步，通電全國，報告九五事件經過，並且呼籲全國各界主持公道，一致對大英帝國口誅筆伐，責其殘暴不仁，屠戮我萬縣無辜民衆。

這樁事情鬧大，國際間聚訟紛紜，人言言殊，英國上議院召開緊急會議，主張維持大英帝國威信，繼續對中國作戰，然而下議院却不曾通過，因為他們調查事實，終覺自己理虧，更何況，當時中國分崩離析，羣雄割據，英國人認為我們是在無政府狀態之中，認真要找人交涉，找誰交涉？果然要以我楊森為敵，我楊森豈能代表全中國？於是，這件驚天動地的血案，後來也就不了而了之。

然而自從血案發生以後，中外報章競以最大的篇幅，刊載事件前後經過，我的照片，居然也登載在中外報章的顯著地位，他們稱讚我是一個『奇特的人』，『不畏強權的硬漢』，尤其是和英國素為世仇的法國報章，他們不惜以最大的篇幅，予我以很高的評價和讚揚。至於在國內，南方政府以正義感鼓勵我跟英國繼續打下去，北方方面却叫我何妨屈膝向英國投降。

在當時我的想法，出鋒頭引起國際輿論重視，絲毫不足為喜，但是北方政府認為我惹了禍，引起外交交涉

，竟然認爲情勢嚴重，惶惶不安，反倒使我嗤之以鼻。我始終以爲，我在九五事件中所持的只是民族的正義，國際的公理，尤其我深信，我這種行動跟 孫中山先生以及國民革命軍：『打倒帝國主義，廢除不平等條約』的主張，並無二致，因此我坦然不以爲憂。再則，那時候我還有一種確保平安，無憂無慮的想法，因爲當時整個中國也正和四川一樣，正陷於分崩離異，羣雄割據的局面，誰都不是交涉的對象。更進一境，如果外國人誰發生衝突，他們的力量最多也只能發揮於沿海各省，至於進犯內陸，那麼就會像萬縣之役一樣，我的一名小排長，也能砍下他們少將副司令的腦壳。

英國人以爲他們損船折將，大大的失了面子與錢財，他們想逼我屈服，把萬縣的碼頭讓出來，豈料我並不賣這個賬，而且加以限制，爲了對付外輪自由自在的航行於我國內河，我嚴格訂定兩項辦法：

一、規定萬縣的領江不得爲外國輪船服務。

二、管制長江沿岸的煤斤，不許供給外輪。

這兩項辦法，乍看起來沒有什麼了不起，然而當我認真執行，任何一艘外輪都吃不消。因爲萬縣的領江世代相襲，由來已久，由於長江上游灘多水急，難以飛渡，不管是大船小船，巨輪木筏，如果沒有領江導引，誰都不能輕易航駛。萬縣的領江，從小時候推木船拉繃開始，直到好幾十歲，在宜昌到重慶的航程中，他們積有幾十年的駕駛經驗，那裏有礁石，何處有險灘，水漲水枯，漩渦急流，他們閉着眼睛都可以摸得清楚。外來船隻，即使有最高明的掌舵老手，也非得請教他們不可。

在宜昌、萬縣、重慶三地，各有領江公會的設置，我叫人通知公會，三地領江一律不許替外國人開船，誰敢違犯，我就砍誰的腦壳，又怕這樣防範還不够嚴密，我更派人監視他們的家屬，違犯我的命令，連家屬都要連坐治罪。於是，從此不但英國輪船無法航駛長江上游，其他法國、美國、義大利的輪船也只好全部停航。唯

有日本人最倔強，有一次他們出高價找到一個不怕死的領江，被我發現，立即派隊上船抓人，嚇得那個領江跳船溺水逃跑。

我再規定長江沿岸各地所產的煤斤，不許賣給外國人。因為那時候的客貨輪船，由宜昌裝滿一船的煤，也沒法維持足夠的燃料到重慶，但是客貨輪總不能只裝煤而不載人貨呀，所以在宜昌到重慶的路上，勢必要加若干次煤，這一帶是其所管的地區，我不准任何人賣煤給外國船，外國船燃料不夠，只好停航。

我以這兩項管制辦法對付外國輪船，各國船公司莫不叫苦連天，因為他們的時間都是金錢，輪船停一天，就損失一天的收入，甚至輪船停泊在碼頭上，裝貨卸貨的快慢都有很大的影響，貨物裝卸得快，船公司心甘情願出獎金，裝卸慢了，公會還要補償他們的時間損失，像這樣分秒必競的航業經營上，他們怎麼經得起無限期停航的重大損失，於是各國船公司都託人到萬縣來，求我開放管制。但是我跟英國的交涉還沒有解決，我扣留的兩艘英國船也仍停在萬縣，我很強硬的答覆他們：

『英輪事件一天不得解決，任何國家的輪船一律不許通行。』

這是我反客為主的一計，我是要利用其他各國幫我制裁英國人，照我開出的條件，解決這次不幸的事件。我的條件是很合理的，第一，我要英方賠償砲轟萬縣所有人命財產的損失；第二，賠償一連七次浪沉木船的各項損失；第三，賠償我軍費一千萬。

英國駐華公使派人來和我們辦交涉，折衝到最後，英方應允賠償二百萬元，我搖搖頭，不答應就是不答應。

交涉拖延了一兩年，始終無法解決，在我們來說不過少收幾文航行稅，英國人的損失可就大了，不到一年的時候，被扣留的兩艘輪船機器都生了鏽，英商太古公司一再託人請求，請我准許他們的技師上船修補打油，

『自由發展的結果，萬一連我都控制不住了，那又該怎麼辦？』

直到這時，他方才略有所悟，訕訕的走了。

不久，一個晴朗的早晨，我正在白莊寓所做早操，八點多鐘，朱德又來請見，我叫他進來，他先說了幾句閑話，慢慢的就將話題拉到政治上去。他向我說，他在德國獲知蘇聯革命以後是如何如何的進步，列寧和史達林的主張又是多麼的偉大，我唯唯否否，不置一辭，我在等他說出他心中真正的目的。

果然，最後他把話鋒一轉，又轉到我部隊上來了，他振振有詞的說：

『惠公，我在德國學習現代化的練兵方法，如果你能讓我帶一個師的兵，讓我給他們最新式的特種訓練，我保險可以使他們成爲全國最精銳部隊，訓練好一個師，再換一個師，這樣輪流的訓練下去，要不了多久，你的部隊戰鬥力量至少可以增加十倍。』

圖窮匕見，他的用心我已瞭然于懷，同時我也在暗中下了決心，我再不能容納他了，與其引狼入室，何不解懷逐蜂，於是我很坦白的告訴他說：

『我不能再用你了，因爲縱使我有優容，我的部下恐怕也要提出抗議。』

他見我態度突改，大喫一驚，連忙神色倉皇的向我告辭。朱德一走，我立刻到書房裏，下手令，派執法大隊長楊漢印，將早已調查屬實，我派駐果園的十四師某營，其已受到朱德誘惑，參加他小組織的二十三名官兵，迅即逮捕，綁赴萬縣鷄公嶺，倒綁黃桷樹下，全部槍斃。

這一來嚇得朱德魂飛魄散，他帶了他所引來的那一批左傾份子，當日逃走。他逃，我也不追，於是他便輾轉到了江西，投奔當時的江西省主席朱培德。朱培德是他在雲南講武堂的同學，他因爲不曉得朱德當了共產黨，請他主持江西軍官教導團，並且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長。後來中央通令剿共，朱德身份敗露，他又竄逃到湘

贛邊境的蓮花、寧崗兩縣，鳩合了兩三百名匪軍，當他上井崗山跟毛澤東同流合污的時候，連武器都是老百姓幫忙揹上山去的。

和朱德同時派到我部隊裏來的，還有黃埔一期學生二三十人，此外就是劉伯承等一批共產黨份子。劉伯承在我軍司令部當科長，為人還不錯，會講英語，瞎了一隻眼睛，據說是作戰受傷的，他對我倒還坦白，並不隱瞞他的共產黨員身份，他時常阿諛我說：

『惠公，你雖然不是共產黨，但是你的行動却完全合乎共產黨的要求。』

我心想，你真是不知所云。後來我一舉槍斃盲從共產黨的二十三名官兵，他也慌慌張張的跟朱德跑了，我不知道他那時還以為我的行動合不合乎共產黨的要求？

廚子也有五個太太

在萬縣的那段時期，我的工作極為繁忙，但是在別人看來渺不足道的一些小事，我仍能加以注意。譬如說有一次我出門回家，還沒有進門，便看見一個女人，蹲在我家的陽溝旁邊，雙手在撈東西，我覺得奇怪，下馬走過去問她：

『你在撈什麼呀？』

『油嘛。』她頭也不抬的回答。

『油？』我更覺錯愕：『這溝裏頭會有油嗎？』

『當然有啊。』她忙于撈取，兩隻手從水溝裏一抄一合，指縫裏漏出了水，果然有一點油留在她的掌中。因為油的比重較水輕，所以油總是浮在水面的，我看她撈油的手法很熟練，迅速抄起以後，立刻傾入身旁的一

隻油甕，那油甕裏已經集了不少的油了，我詫異已極，脫口驚呼：

『噢，這是那裏來的油呀？』

這時候，撈油女子方才抬起頭來看我一眼，這一看，她不禁臉孔脹紅，忸怩不安的喊了我一聲：『省長。』我和悅的向她笑笑，再問一句，『我實在是不明白，這些油究竟是從那裏來的？』

『當然是公館廚房裏流出來的囉，省長有錢嘛，這些都是你們不要了倒掉的東西。』

『省長有錢』，『不要了倒掉的東西』，這兩句話聽來非常刺耳，我勉強的向她笑着說：

『妳莫管我，趕緊繼續去撈，過一下，這些油都要流失了。』

回到家，我叫人把廚子找來，問他，我們家一天要用多少油？

他倒是老老实實，很坦白的告訴我，家裏一天要用五斤豬油，三斤香油。

我聽了不覺一怔，固然，我家的人口比較多，但是再怎麼也用不了八斤油呀，這未免太浪費了，我頓時就

又問他：怎麼會用這麼多的？

他苦笑笑，回答我說：

『這就很難說囉，公館人多，隨時都有人想燒些什麼東西吃，我們不能不多預備些。』

『多預備些當然是可以的，』我正色的說：『但是把用剩過的油，隨便倒掉，暴殄天物，那就太不應該。』接着，我告訴他，我今天發現一個婦人在我家陽溝裏撈油的事，我說，他倒掉的油流到溝裏，都可以給人家撈取幾碗上來，這種浪費是何等的可驚。經過這一次我給他的教訓，後來這個廚子不但在食油方面節省不少，而且其他用品，都由於他時刻警惕，也省下來很多。

主人凡事求精求好，對於傭人的支用散漫不加檢點，時間一久，必定會造成很大的漏卮，養成浪費的習慣

，從小處看，是支應浮濫，毫無節度，從大處言，則使居高位者和社會脫了節，漠然不知民間疾苦。因此自這一次我發現了撈油以後，我除了訓飭家人切切不可崇尚奢侈，一定要時刻記住物力之維艱，甚至，對於傭人，我也事事考核從嚴，不許他們有所浪費。

十五六年以後，我率軍駐防安慶，也曾發現了同樣的一項事例。那時候我家每天買鷄鴨，一買就是好幾十隻，我覺得這裏面一定有弊端。有一天我清早六點鐘起來，親自到廚房裏去察看，在半路上，碰見一個不認識的人，手裏拎着幾隻鷄鴨，匆匆忙忙的往外面走，當時我便把他喊住了問：你拿這些鷄鴨到那裏去？

那人率直無隱的告訴我：

『這些鷄鴨是衛士家裏要的，我是他們派來拿的人。』

我不相信，將廚子喊出來，一問，果真如此。可笑的是那個廚子還振振有詞的跟我說：

『總司令，衛士家裏也要應酬的嘍！』

我申斥他們，我說衛士和總司令雖然職級不同，但都是吃糧拿餉的受薪階級，他們家裏請客，為什麼要由我家供給鷄鴨？如果衛士可以如此，那麼，我所統領的幾十萬大軍，是否也應該援例？從此，這項陋規自然而然的蠲免了。

又過了十幾年，我在重慶當西南綏靖副主任兼市長，有一天起床特別早，在門口看見一個女人，拎了一大塊豬肉進來，她分明不是我家裏的人，便上去問她是誰？為什麼跑進我家？她說：

『我是你們廚子的太太，我是替你們送肉來的嘍！』

我讓她走到後面去了，過後細細一想，買肉是廚子的工作，為什麼他要他的太太代勞？如果不是他太懶，就是其中有毛病，因為我家的人平時從不過問這些小事，他儘可以放心大胆的浮報濫支。後來隔不了幾天，又

給我撞見另一個陌生女人送肉進門，再去一問，她也說她是廚子的太太在送肉來，我更覺莫名其妙。其後派人調查，原來這個廚子竟有五個太太，看起來，他是在把『買肉』的『肥差』，輪流交給他五個太太分任，其中有弊，不問可知，我一發怒，將這個廚子解了雇。

平時讀書，讀到歷代帝王將相，高官名流，他們起先都能克勤克儉，克保令譽，須臾不忘創業的艱辛困苦。但是居高時久，每每受到家小、傭僕、部屬和輔佐者的欺瞞蒙蔽，漸漸的迷失本性，由儉入奢，由謙而驕，從此和擁護他的廣大羣衆產生隔閡，使愛戴他的人都心生忌恨怨對，失去了根本，當然會導致他的全面失敗。這種情形，如果說居高位者有如富麗堂皇的屋頂，那麼，他的家小傭僕甚至部屬，就像大大小小的支柱和棟樑，擁戴者是這幢華屋的屋基，那些外表塗敷彩漆，而內裏已經腐蝕的支架和棟樑把屋頂撐得越高，他離地便越遠，最後結果，必然是棟摧樑折，而美奐美侖的華屋之頂，也就會摔到地上跌成粉碎。因此我在用人方面舉一反三，見微知著，向來不敢掉以輕心，各級幹部固然慎加選擇和考核，即使對於傭人，我也同樣的注重他們的行為舉止，免得爲小人所累，影響了我的名聲。以上我所舉的三件小事，我之所以那麼做的用意，當然並不在於節省幾碗油、幾隻鷄或幾斤肉，我覺得防小人也如像『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』，堅固的堤防，只要有一絲漏縫，川水潺潺的注入，積少成多，養癰成患，它也一定會使百丈堤土崩魚爛的。

傅作義的八面玲瓏

我在萬縣反共，一舉殺死二十三名附匪官兵，撵走混跡本黨的黨代表朱德，和科長劉伯承。萬萬沒有料想到，我的長男漢興，竟會中了共黨的毒，誤入歧途，這是我一生唯一憾恨的事情，同時，由於漢興的個性倔強，執迷不悟，我想盡方法也救他不同。漢興實在是使我傷透了腦筋。

的牛尤且如此，何況人乎？

但是傅作義爲人一向八面玲瓏，事後他對人說：接到我的電報以後，他驚異萬分，心想這一對父子的行徑如何這般奇特？兒子直承他是共產黨，甘願被槍斃，而父親更覆電請予按律治罪，軍法從事。不過，傅作義接着又說：『楊某人是革命先驅，四川重鎮，至少他目前還統領着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，我當然要賣他一個交情。』於是他再拍電報給我，說是楊漢與年幼無知，過去是被奸人利用，如今他已憬然醒悟，請我派人到天津去領他回家。

當時我正有手下的一位白師長遨遊平津，他在天津和傅作義見了面，傅作義劈頭就說：

『楊先生有一位少君在我這裏。』

白師長隱隱約約的聽到了些風聲，經過傅作義這麼一明說，他已瞭然心中，於是便見機而作的說：

『我正是爲這件事來看你的。』

好衣裳送給人家穿

傅作義立刻便將漢興從監牢裏提出來，交給白師長。

白師長把漢興帶回萬縣，我憂喜參半，却是怒不可抑，我大聲的呵責漢興胡作非爲，我厲詞罵他：你簡直不像是楊家的子孫。

漢興在我面前隨便慣了，他竟若無其事的聳聳肩說：

『無所謂麼，各人有各人的信仰自由。』

『什麼信仰自由？』我氣得臉色鐵青的怒吼：『你曉不曉得你犯了法！』

他居然鎮定自如的反問：

『我又沒有殺人，我犯了什麼法呀？』

硬軟兼施，苦口婆心，詎料我再怎麼講也勸不回他，於是我祇好請許多學問好，而又長於辯論，剖析事理的好朋友，向他多方講解國家民族大義，做人做事的道理，又找些闡說倫理道德的書籍，命他閱讀。久而久之

，我冷眼觀察，似乎他略有改變，而且我還發現他頗有好學的精神。

有一次，我向他說：

『不管你思想如何，一個人不求學問，毫無所長，總是沒有什麼用處的。』

楊漢興便答覆我說，他想學工。

我有一個德國朋友，在西門子公司做事，我和這位德國朋友研究，他答應幫忙，先介紹漢興到西門子工廠學習，再送他進柏林高工就讀。再問漢興，他也同



作者率部自萬縣退守廣安時留影。

意，於是我便爲他請德文老師，先叫他在家補習了一年的德文，再送他到德國留學，同時我規定他在赴德之前，必須絕口不談什麼共產主義，也不得參加共產黨的任何行動。這兩點，他算是絕對做到了，我再叫他回北平，在北平大學附中讀滿高中，同時兼習德文，然後，我找西門子工廠的朋友設法保送他去德國，學理工科，一應手續都辦好了，我再請經常往來歐洲大陸的郭有守，帶他出國。

郭有守把漢興帶到了馬賽，替他買好由法國馬賽直赴德國柏林的車票，就算完成了責任。那時候漢興的德文根本就不會學好，他只會講幾句英語，車到柏林，他也不曉得下車，跟着原車再往前走，詎料一走就走到了奧地利。奧地利警察和他語言不通，檢查他的身上，查到他有赴德國的護照，還有，就是我臨行之前給他的五千美金。

五千美金不是一筆小數目，奧國警察詫異極了，怎麼會有這麼一個黃皮膚的中國少年，帶着五千美金鉅款在身上，到處亂闖？爲了慎重起見，於是就派一名專差，把漢興護送到柏林。

漢興到了柏林，由於西門子工廠的安排，他以中國高中畢業的程度，居然也進了柏林高級工業學校。在他就讀的這一段時期，柏林也有中國共產黨了。因爲我的老部下朱德，在民國十一年十月到了柏林，而且他正是從此方與共產黨徒開始接近，賣身投靠的，到朱德在民國十五年六月離開柏林時，柏林的中國留學生已經盲目的成立了一些小組織，這些共黨組織中人得悉漢興來了，自然會紛至沓來的找他，於是這一羣激進份子，又胡天胡地的搞在一起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，西班牙內戰爆發，佛朗哥將軍和共和政府對敵，俄國公開宣佈支持共和政府，發動各地的共產黨員，組織志願隊，加以支援。這是俄國建立蘇維埃政權以後，第一次干涉外國的內政，利用政治鬥爭，企圖將共黨勢力，帶到地中海濱的戰略要地西班牙，因此這也可以說是共黨最早的一次國際侵略事件。而漢興

居然就成爲志願軍的一員，跑到西班牙去打佛朗哥了，在那支五方雜處的志願軍裏，他是罕見的黃種共產黨員，後來幸虧佛朗哥、慕義斯將軍誓死抵抗，擊敗了共黨作爲後援的共和軍，建立他的鞏固政權以迄於今，否則，俄國也許要比二次大戰時的德國人更搶先一步，攫奪了整個歐洲大陸呢。

西班牙的內戰還在持續，霹靂一聲，東方展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，日本人攻打我國蘆溝橋，也不知道漢興是激於愛國的義憤，還是其他的什麼原因，他竟脫離了志願軍，匆匆乘輪返國。

輪船由法國馬賽啓碇，先到天津，他在天津打了一轉，再到安慶我的防地來找我。父子多年不見，我看他已經是二三十歲的成年人了，身體健康，發育很好，就是滿腦子的共產主義，他簡直是我生平所見最頑強的共產黨，他興沖沖的告訴我說：

『我從天津來，這邊是前線，一切倒還像是不錯的樣子，在天津，反而亂得很，彷彿根本就沒有人在那裏管事。』

除了這一句恭維話，在家裏住了幾天，到處跑來跑去的看過了以後，他對我的一切，全部表示反對，旁的不說，我帶了四十年的兵，二十軍從打土匪、軍閥、共產黨打到日本人，他批評起來竟然一無是處，硬是要我改弦易轍，從頭來過，他大而化之的說：

『你的部隊一定要重新訓練，你要讓他們曉得，他們是爲什麼而打仗？像現在這樣，士兵們連爲何而戰都不知道，你叫他們怎麼打法？這樣好了，你把你的政治部先交給我。』

這種話聽了簡直叫我啼笑皆非，想要生氣，轉念跟他發了脾氣也是沒有用，想開導他，無奈他是一個鬼迷心竅的人，怎麼跟他講得通道理？尤其是當時共黨以抗日爲藉口，參加了抗戰的陣營，由地下份子一變而爲地上，倒是真的當共產黨並不犯法，我拿他無可奈何，只好對他這樣說：

『我知道你的目的是要實行共產主義，但是我們現在大敵當前，讓我們先把這些政治問題擱下來不談，一切的一切，等打敗了日本人再說，好吧？』

他在家裏悶不住，到處亂跑，我心想他口口聲聲要重新訓練我的部隊，要想主持我的政治部，要讓我的部隊『曉得爲何而戰』，我何妨就叫他到政治部去，讓他去宣傳，去工作，看他這個走火入魔的共產主義者，是否能夠動搖我一手建立的軍隊？

同時，我還有一個想法，叫他到我部隊裏放開手去做，他在思想方法動搖不了我的部隊，說不定我那些士兵的忠孝節義精神，反過來可以影響他的自身而有所改變，最低限度，他以總司令公子的身份，在我的子弟兵中進行共黨宣傳，這應該是再理想也不過的工作環境了吧，如果他在這種環境裏都無法獲得進展，那麼，他就應該重新檢討他的思想和主義，或者是，知難而退。

於是，我把他安置在我的政治部，給了他一個名義，隨便他去怎麼搞。

到了政治部以後，他天天宣傳他的共產主義，他時常跟我的部下說些瘋瘋癲癲莫名其妙的話，使我的幹部掩口葫蘆，私下竊笑，士兵則張口結舌，不知道他說些什麼名堂。

我做了一些質料很好的衣服給他穿，想從提高他的物質欲望爲起點，慢慢打開他蔽塞的心竅，但是沒有用，新衣服上身穿一天，他就拿去送給別人，身上照舊是穿得破破爛爛的，像個乞丐一樣。我問他爲什麼要這樣做，他的回答是：

『穿好的，吃好的是資本主義，我們共產主義者，絕對不穿這種華貴的衣服。』

但是我說：

『你送衣服給他們穿的那些人，不是你的同志，就是你想爭取他們過來成爲同志的，你拿那些資本主義者

的華貴衣服給他們穿，你不是在害他們，使他們反而做不成無產階級了嗎？」

他瞠目結舌，憤憤然的轉身就走。

這位瘋瘋癲癲的共產黨員，在我的部隊裏活動了很長的一段時期，果然如我所料，他一事無成，活動到後來，他自己也感到不耐煩了，於是，他來找我，打退堂鼓的時候，他還自找台階下。他悻悻的說：

『你不相信我，我只好走，不過在我離開你以前，我要你知道，因為你是我的父親，所以我不能害你！』

他澈頭澈尾的失敗，還不能拯救他自己，我只好讓他再去接受更大的失敗與教訓。他要回四川，我就叫他回四川，起先在重慶停留了一段時期，也不曉得碰了多少次壁，他那一套照舊行不通，於是他就回到廣安家鄉，拿了一筆錢，在廣安辦工廠。沒有多久，錢花光了，工廠辦不下去，他再寫信來要求我的支援，這位共產主義的『新資本家』，口氣之大，真是嚇壞人，他在信上說：

『工廠太小，是因為資本過少的緣故，要辦大事業，沒有千把萬塊錢是不行的。』

不行最好，因為我那裏拿得出千把萬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何應欽先生到了重慶，在當軍政部長，我家裏的人告訴他，楊漢興當了共產黨。何應欽聽了為我着急，把漢興找來跟他說話。

何先生見了漢興，一臉的聰明相，人材確實不錯，他以長輩的資格板起臉來問他：

『聽說你是共產黨？』

漢興毫不隱瞞，他立刻很精神的答了聲是。

何先生一心想開導他，接下去再問：

『你是中國人，為什麼要做共產黨？』

漢興侃侃然的回答：

『共產黨沒有國籍之分，隨便那一國的人都可以當。』

『但是，』何先生斷然的說：『中國不需要共產黨。』

漢興推諉的說：『這是人民的事，應該由人民自己來決定。』

何先生斬釘截鐵的告訴他：

『人民也不喜歡共產黨。』

『時間還沒有到，』他振振有詞的說：『到了時候你再看看吧。』

何先生曉得不是一席之談可以感化他的，他見漢興很聰明，又有這麼好的學歷，混在共產黨當中實在太可惜了，因此他寫信給我，要我同意易子而教的辦法，把漢興交給他親自管教。我當即覆信向他道謝，此後何先生就將漢興帶在自己的身邊。

又過了一段時期，何先生拿漢興也沒有辦法了，再把漢興交還給我，當時我正好因公回重慶，我無可奈何的對他說：

『就算我不反對你當共產黨，以你的資質和人品，你也應該做個高級些的共產黨呀，爲什麼你要去做燒房子、破壞自來水，那些低三下四的工作，你這樣做，究竟對你有什麼好處？』

他却悍然的反駁我說：

『你這個話說得不對！大家都當高級人員，這些基本工作誰來執行？』

『你看人家當共產黨的，』我還在想勸醒他：『像魯迅，住在大都市裡，舒舒服服的過日子，他們不是從來不幹下層工作的嗎？』

『文章我也會寫！』他洋洋得意的說，舉出許多例證，說那篇那篇文章就是他寫的，他又自詡他比魯迅那

一般人更強，因為他肯做基層工作，也能寫文章。

漢興在廣安住了些時，又到重慶，担任共產黨的書記。我們在重慶也有家，但是他從來不在家中露面，事實上他等於已經離開我們的家庭了，抗戰勝利，我只聽說他到了南京，以後的情形怎樣，由於我們兩父子道不同不相聞問，時到如今，我仍然不知道他行蹤何處？只是每每回想他幼年時期的天真憨笑，以及我堂上雙親對他的暱愛備至，不禁爲之惘然。

寧漢分裂大軍東下

民國十六年，寧漢分裂，南京國民政府實行清黨，汪精衛等在漢口倡呼容共，北伐統一尙未完成的中國，又成爲了分裂的局面。這時候我派在蔣先生那邊的代表段遠謀回來了，他帶來蔣先生的命令，要我從川東出兵，對武漢方面採取軍事行動。

我親自率領十萬大軍東征，出發之前我就怕劉湘趁虛而入，襲擊我的後方，於是我留下兩師部隊，佈防西線，專門用來對付他，此外我又派代表去跟他把話說明：

『我向外發展，對你毫無妨礙，假如我佔領武漢，我自然會把萬縣還給你，萬一你想乘我之危，偷襲我的後防，那就對不起，不論我到了那裏，我一定迅速回師，和你兵戎相見。』

夏斗寅的部隊駐防宜昌，當時我還搞不清楚他的態度究竟如何，我親率大軍抵達，他已經先我一步率部撤離，只留下了一個人，跟我辦交涉。這人說：夏斗寅退出宜昌，並不是因爲怕我，而是想和我商議合作，不願雙方誤會，避免發生衝突。

我連聲道謝，自此據宜昌，佔沙市，一路急行軍，攻潛江，克沔陽，直把部隊推進到漢川，至此，距離漢

口只有四十里路。這時候，我更派隊渡過漢水，將襄陽樊城重地悉數拿下，於是鄂西全部在我的掌握之中，正想趁勝略取武漢，却沒想到憑空殺出一支大軍來。

那是北軍上官雲相的部隊，合共兩三個師，他在鄂北虎視眈眈，也想攻佔漢口，他一到天門，便派人來要求我停止前進，以免引起衝突。

我麾下英雄兵十萬，何在乎跟區區上官發生衝突，我的答覆強硬之至，要打就打，我可毫不在乎，就這樣，兩軍在仙桃鎮河流縱橫之地，展開了一場鏖戰。

我軍由於佔地過廣，兵力不免分散，加以兩軍剛一交鋒，蔣先生派的一位政治指導員楊引之硬中彈陣亡，軍心不固，隨即退了下來。我聽到消息，趕緊親往督陣，楊漢忠旅有一名團長竟帶着部隊一道向後轉，我見了勃然大怒，拔出手槍，親手把他當場正法。

由於上官全師集中，火力旺盛，我率部衝突一陣，進佔了好幾個據點，但是眼看着部隊犧牲慘重，而且上官的意志與立場，究竟怎樣，並不十分清楚，便只好停止前進，重新整頓隊伍，再作攻擊。這時上官見我攻勢停止，立刻派人前來請求和解，我應允了，雙方衝突中輟，各自駐守原陣地，我和我的部隊，恰好構成了對武漢大包围的態勢，此一態勢足足維持了半年，武漢的容共政權終於宣告瓦解，這就是民國十六年著名的清黨之役。

民國十七年，不忍同志自相爭戰而宣告下野的蔣先生復出領導，他先命我退駐宜昌，再叫我全師回川，於是我留一旅人戍守宜昌重鎮，自己則率領大軍仍回萬縣。

在我的部將之中，除了郭汝棟、范紹增和吳光三人之外，其餘的各級將領，經過我嚴格的教育與訓練，都能一致由衷的對我效忠，唯獨郭、范、吳三人態度曖昧，不能給我確切的掌握。而我當時也因為連年用兵，

又要大興建設，對他們不免有時疏忽照顧未週，因而終於被專心與我為敵的劉湘所乘。劉湘駐守重慶，是全川最富庶的地方，有所謂『運不完，填不滿』的優越經濟能力，他有錢，於是又施出民國十二年賄誘王纘緒的故技，他付郭汝棟、范紹增、吳行光各數十萬元，這三個人錢到了手，立刻便聯合起來叛變。當時吳行光戍梁山，郭汝棟駐長壽，范紹增遠在開縣，他們三路向我進軍，劉湘又派他的師長潘文華全力支援，再聯合賴心輝所部，分頭向我萬縣進攻，聲勢相當的浩大。

進攻之前，這幾個一丘之貉的朋友，聯名發出一封通電，要求我下野。

我因為變起倉卒，一時措手不及，再加上萬縣瀕臨長江，根本無險可守，於是我全軍撤出萬縣，集中開縣。叛軍將領看我把萬縣都丟了，不免洋洋得意，沾沾自喜，但是他們不知道我早就看穿了劉湘的詭計。劉湘花幾十萬塊錢，叫范紹增充先頭部隊攻打我，但是他心懷鬼胎，難免疑神疑鬼，却又使賴心輝部作范紹增的左翼，名為支援，實則是對范哈兒加以監視。我偵知賴心輝部隊一共只有三四千人。於是我棄守全部暴露的萬縣，而將所部拉到可以據山作戰的開縣，也就是說我反而深入范紹增這個叛軍先鋒的根據地，然後我派出兩旅人馬，一舉擊潰賴心輝的監視部隊，把他們大部繳械。

賴心輝部被我解決了，我任讓范哈兒直向萬縣進軍，但却兵出左路，順着梁山山脈兼程猛攻，只一夜時間，我便順利進駐梁山縣城。這時候范哈兒也情知不妙，火速撤退，一路急奔到大竹，他悔恨無限，派人向我跪地求饒，自承錯誤，誓願重回我的旗下，永不背叛，我哈哈一笑，允其所謂，命他即刻向墊江進軍，我的用意是叫他再去打頭陣，堵擊我最就心的一路兵，郭汝棟正在從長壽兼程仰攻萬縣哩。

果然，范紹增一變再變，使得精明強幹的郭汝棟，也如丈二金剛摸不到頭腦，劉湘送了他二十萬，而他這

彪軍却驚惶畏怯，不戰而退。

我一到梁山，除了收回范紹增一支已叛了的軍隊，又派我部旅長楊漢忠，率二旅精銳，趕回萬縣穩定基地。我給他的指示，這一彪軍虛虛實實，作疑兵和攻擊兩用。我叫他一到萬縣，立刻搭乘商船，火速開赴涪陵，截擊郭汝棟，以及吳行光、潘文華所部，他們正是這次攻打我的主力。

楊漢忠依計而行，搶先趕到涪陵，正好碰到賴心輝的殘部，和郭汝棟、吳行光等急急後撤，賴心輝殘部跑得快，走在最前，楊漢忠生擒了他們的參謀長李劍鳴，餘眾呆呆傻傻的停止逃跑，便不再動，郭汝棟不敢和楊漢忠交鋒，儘速逃到上游，吳行光也不知道我的兵力究有多大，再度向我輸誠，我說既往不究，寬大為懷，他從此感激涕零，成爲我的忠實幹部。

四川將領打倒劉湘

民國十六年我撤守萬縣涪陵的這一仗，我的損失是逃走了郭汝棟的一師人，然而各級指揮官對我的向心力却百倍堅定，部隊則更形團結，我趁此機會將軍隊再予擴充，一共成立了八個師，除我自兼一師師長外，范紹增、吳行光、楊漢域、楊漢忠、雷忠厚、李君實和蔡慎猶，全部當了師長，基于此，我繼續在萬縣保持小康的局面。

由於劉湘曾經運動我三個師叛變，要不是我制敵機先，聲東擊西，把叛軍和劉湘派來支援的部隊整得迷迷糊糊，莫知所以，那我準定會重蹈一次成都失敗的覆轍，其不垮也幾希。因此之故，想起前仇舊恨，我實在把奸詐狡獪的劉湘，恨之入骨，時時刻刻都想對他施以報復。

然而却也由於這一念之間，其結果竟導致了我在四川的第二次失敗。

民國十七年，四川各地將領，開始組織聯合陣線，以打倒劉湘為唯一目的。

爲什麼大家都想打倒劉湘？除了他善於與風作浪，製造戰亂，翻手爲雲覆手雨，人人對他忌恨以外，更重要的一層原因，是他佔據了四川的鑽石地帶：重慶。

有史以來，四川的首邑一向在成都，很少有人注意到地當長江和嘉陵江會合之點的重慶。而我，由於迭經川中大變，却早已確認重慶地位之衝要。因爲重慶不但是全川貨物的總吐納口，而且它也是西南、西北物產的集散地，至於東北、東南，乃至舶來的貨物，其運往西南西北各省，亦以重慶爲轉運站。尤其四川一省，交通胥賴內河河流，而重慶恰爲各路支流的總匯點。四川文化比較西北西南諸省爲高，於河流縱橫，交通便利亦有莫大之關係。

以現代目光而言，主政者立足於一地，經濟因素遠比政治、軍事爲重要，重慶既在西南爲唯一經濟要地，其收益之豐碩，當然會使當時四川羣雄爲之垂涎。而劉湘控制重慶爲時如此之久，自更成爲羣雄亟欲推翻的目標。因此，鄧錫侯、劉存厚、田頌堯等，連續在敘甯舉行會議，一致議決，大家同心合力，打倒劉湘，而將重慶置于共管。

那時候我正住在涪陵，鄧、田、劉等人，都派有代表在我處，通訊連絡，會議商討，前後醞釀了一年多，方才定議，大家公推我爲聯軍總司令，目標是推翻劉湘，共管重慶。

我默察情勢，劉湘的力量並不足懼，如果認真揮兵對仗，劉湘根本不是我的敵手，論軍事實力，我一個人也打得過他，因爲他所憑恃的只是財力雄厚，善於利用銀彈攻勢，收買別人的部隊，於是我很坦率的答覆他們說：

『劉湘盤踞重慶，時刻與風作浪，他一日不去，我們人人自危，只是我們是否果真能够團結，我仍有點懷疑。』

疑。這麼樣，要打劉湘的話，只要你們先動手，我一定參加，否則的話，我往前打，你們按兵不動，豈不是你們存心叫我吃虧。」

我說這話，確有我的道理，因為在當時，劉湘富于財，我雄于兵，我和劉湘在鄧、田、劉諸人的眼裏，同樣的是畏之懼之的勁敵，我唯恐他們挑起兩虎相爭，然後他們左右逢源，從而漁人得利。

但是我還沒有想到會生更壞的後果，我所恃的是大家集議已久，利害一致，應該不會發生什麼問題。談到這裏，有一段笑話，我的蕭氏夫人，她有一個嫂嫂娘家姓白，精靈點慧，聰明透頂，由於她料事無有不中，人人稱她『白將軍』。這位白將軍在我謀定以前就會勸告我，叫我不要去打劉湘。當時劉湘由於四面楚歌，態勢危急，他曾派王陵基來求我，許我三十萬元，二十萬發子彈，請我不要打他，掉過頭去打『聯軍』，他還說：除了這一筆賄贈以外，所有的軍費，完全由他負責。

我當時覺得很氣忿，因為劉湘和我同學共事，一再為敵已久，他不應該不瞭解我的為人，我豈能為區區賄賂所可動心，於是當時我便正色的告訴王陵基說：

『我生平最恨輕諾寡信，我一向言出必行，成敗利鈍，決不翻悔，劉湘要我不動手打他倒可以商量，他違背公約，反轉來去打聯軍，那可萬萬辦不到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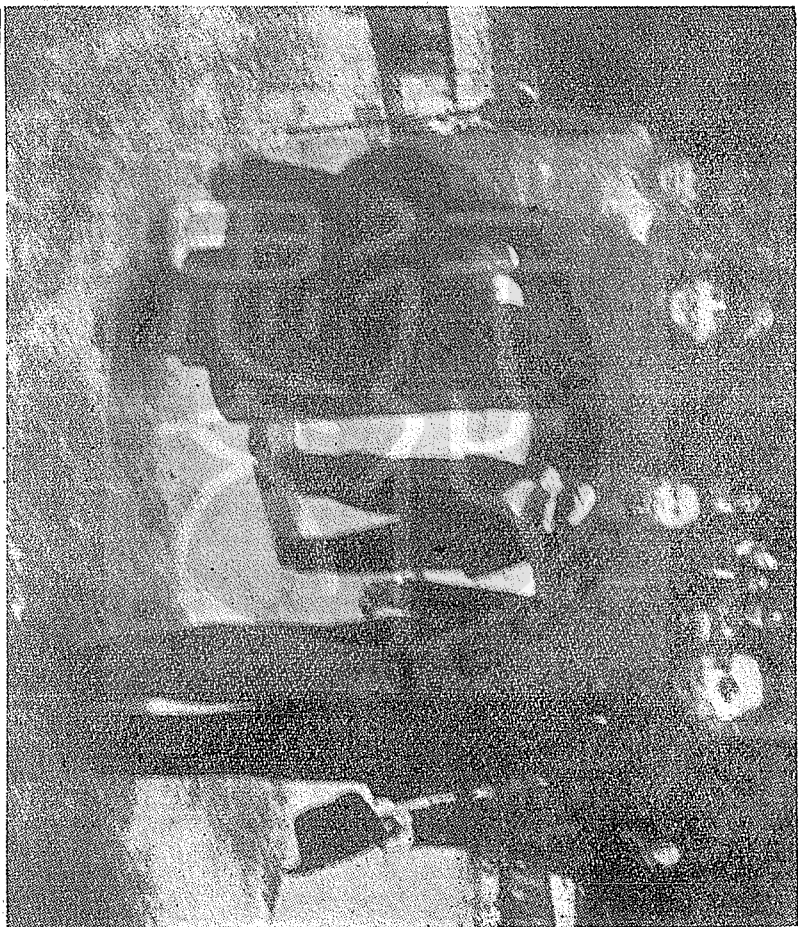
王陵基那時還會再三的勸我：

『什麼聯軍，他們有那點可靠？你跟甫澄（劉湘的號）又是同學，又會共事，關係那麼樣深。你們兩個應該合作起來，消滅那些散兵游勇才對。』

我不聽，把王陵基送走。

『白將軍』曉得這些事情以後，她便語重心長的說：

民國三十三年，作者（右）出任貴州省府主席，圖為陪侍總統蔣公巡視貴陽時所攝。



『你所謂的聯軍，那些人什麼時候講過信義道德？你幫他們去打仗，我敢說你非失敗不可。劉湘送你錢，送你子彈，你爲什麼不要？我跟你說，你一動手打劉湘，他們決定會停止動作，倘使劉湘反過來打你，那真是不值，萬一，那些什麼聯軍要是有一天幫劉湘來跟你打仗，到那時候我看你又怎麼辦？』

非常可惜，我認爲這是婦人之見，竟沒有聽從她的忠告，起先，我還有點遲疑，既不接受劉湘拋來的秋波，也沒有即刻出兵攻打，於是聯軍各方開始理直氣壯的責備我，怎可以違背誓約，遲遲不動？并且又說，謝德堪的一旅已向重慶進攻；在合川下游作戰。後來我迫不得已，只好下令進軍，一開始，果然各路英雄響應，聲勢異常浩大。

我軍出發，衆人紛紛動手，尤其是曾經叛我的郭汝棟，當時他駐守重慶對岸，一出擊，便佔領了重慶的銅元局，謝德堪師長更逼近了璧山。那時候，劉湘的轄區一共只有重慶、璧山、永川的一線。等我的部隊攻佔江北，莫名其妙的，情勢突然起了重大的變化。

劉湘在危急存亡之秋，又施展他的憤伎，利用銀彈發動攻勢，他再度斥巨金收買郭汝棟，叫他放棄銅元局，扭過頭來反向我的基地涪陵進軍，另一方面，他又買通了袁祖銘，騎軍出動，幫忙劉湘，將羅澤周、李其相兩部壓迫離境，第三着棋更妙，謝德堪也見錢眼開，從璧山悄悄引兵而退。

這時，劉湘已經解決了燃眉之急，他反過來活動『聯軍』，叫『聯軍』跟他聯合，他說：

『我們大家還是先來消滅楊某，他佔的地方比我多，軍隊也比我壯大，總有一天他會把我們大家全都併吞的。只要大家同心合力，把楊某打垮了，我寧願答應你們三件事：第一，送你們錢。第二，楊森所佔的地盤由大家平分，第三，我把重慶讓出來，交給大家共管。』

多麼脆弱的『聯軍』，劉湘拋出幾顆糖，他們便見利忘義，槍口一轉，真的聯合起來對付我這個『聯軍總

司令」了。

如此急劇的變化，使我出乎意料，非常為難，只好盡我全力，去打劉湘，希望一舉攻克重慶再說，豈知我因為腹背受敵，力量不得不分散，一連苦戰十多天，損失相當慘重，我思考再四，覺得這樣打下去不是辦法，萬一劉湘再耍手腕，讓我內部又生變化，那我即將重蹈成都失敗的覆轍，無論如何，總以保全實力要緊，於是我咬咬牙，忍下滿心的忿恨，先把部隊集中到梁山，然後向北退到綏定。

綏定即今之達縣，山巒連綿，形勢險要，是個退守保全的好地方，該地的劉存厚也是聯軍之一，他的軍隊駐紮在那一帶實力很小，對我極為畏懼，他派人來交涉，寧願送我糧食，不肯讓出城池，我當時確也志不在此，因此就答應了他的要求，和平勒兵而退。

由達縣我沿渠江直下渠縣，渠縣和廣安相鄰，已經接近我的故鄉，同時我自民國元年隨張瀾駐守川北，對這一帶的情形既熟悉，並且也培植得有相當的力量，所以我進駐渠縣等於回川北老家來重新發展。

但是渠縣、順慶、廣安附近幾縣，都是鄧錫侯部下羅澤周的防區，鄧錫侯對部下向如戰國時代的東周，他的部下只要奉他的正朔，表面上尊重他為領袖，任何事情他都不聞不問，我親率嫡系部隊四五萬人開到渠縣，當然毫不客氣的命羅澤周讓開，因為羅澤周也是聯軍之一，羅澤周讓出了我所需要的地盤，此外每個月還供給我數萬元的軍餉，這筆錢和當地的收入不够維持我那支龐大的隊伍，於是我叫劉文輝和鄧錫侯，每月也負責餉一兩萬元。

但是我們還是很窮，川北不是川東，沒有從前的裕如日子過了，我規定士兵每月發餉兩元，各級軍官，不分階級，一律每月發薪十元，好在我所帶出來的，都是我的親信部隊，他們人人效忠于我，同生死，共患難，沒有人發出一句怨言，非但如此，現在誰也無法運動我的部隊叛變了，不管用什麼銀彈、鐵彈、肉彈，誰都拉

不走我這支楊家軍。

自民國十八年起，我在渠縣住了兩三年，我到渠縣不久，川北又成爲四川的重心，經過聯軍進攻劉湘那次鬧劇，我暫時失却擴充發展的興趣，只想爲桑梓之地好好做點建設工作。其餘川中將領，由於連年征伐不停，『民亦勞止，可以休矣』，大家都暫時放棄雄心壯志，回到原駐防地休息生養。

各地將領，經常在成都集會，商討一些有關公衆的事情，我每次都去出席，在成都玩玩，和大家聚聚，那是一片從所未有的親密合作氣象。除了到成都開會，我就按照以前所定的訓練綱領，訓練我的部隊，同時，我辦學校、關體育場、建公園、舉行運動會。我從各方面齊頭並進，使我的故鄉現代化起來。

渠縣城裏有個郭瞎子，摸骨看相非常靈驗，他的名氣大得很，我一向不相信卜相者流，有一次我的部隊清剿土匪，捉到了一名驍悍匪徒，判決他立即正法，在那土匪綁赴刑場之前，我派人把郭瞎子請來，叫他爲那個即將槍斃的土匪摸摸看，他一摸，當時就神情嚴肅的說：

『你今天有大難臨頭，要趕緊躲！』

問他究竟有什麼危險，他却說不上來，但是經過我對他的這次試驗，反而使得他名聲更大了。大家都爭先恐後的找他摸骨論相，尤其我家裏的那些女眷，特別感興趣，他看過我兩個太太的相，說得頭頭是道。我的蕭氏太太以前每次看相算命，卜者都說她生產的時候要特別注意，可是她偏偏最會生育，到渠縣前已經生了二男二女，這時又懷了孕，郭瞎子給她摸骨，再三叮囑，妳這次生產更加要留心。

不久我把司令部移往廣安，全家都住在紫金山公館，當時司令部裏有很好的軍醫和護士，設備也頗完善，蕭氏夫人以前四胎生產都很順利，並不會發生任何危險，但是蕭氏夫人將臨盆時，她由於受了郭瞎子警告的影響，就怕在廣安生產不安全，堅持要到重慶去住大醫院，那時已經是臘鼓頻催、歲聿云暮時分，她不願獨自一

個人在重慶醫院裏過年，臨時決定過了年再動身。

但是正月初一的晚上，她恐怕胎兒就要催動，急急忙忙的往重慶趕，我和家中各人都不放心，派一名軍醫，和一個十八九歲的丫頭，名叫紫金的，跟她一道出發。

由廣安家中坐轎子，走了兩天到合川，換乘小火輪，直航重慶，那隻小火輪可載幾十個人，因為是大年初三，旅客特別擁擠，已經超載了很多，船要開了，一名駐防該地的旅長，又帶了幾十個人硬要上船，船長將他無可奈何，就這麼上重下輕，超載過多的拔錨起碇，船開到虬門灘，不幸翻沉，一百多旅客全部落水，隨波逐流。

虬門灘下不遠之處便是北碚，有一位老太婆雇了船去上墳，在嘉陵江上一眼看見水面有件女人的衣服在漂流，她請划船的老公公划過去，把衣服撈起來，一看居然是個女人，摸摸口鼻，還有呼吸，於是老太婆救人要緊，墳也不上了，趕緊把船划回岸上，找到些人七手八腳的緊急救治，好不容易使那女人悠悠醒轉，她耳朵聽見有許多人說話的聲音，開口急急的問：

『我們太太呢？』

老太婆救起來的是紫金，她告訴她這裏是北碚附近，距離翻船地點虬門灘，約有二十里路的距離，紫金請老太婆陪她到北碚，打長途電話給我，請我立刻託人把她送到虬門灘去打探蕭氏夫人的下落，我急忙請北碚的官員說話，命他火速把紫金送去，同時我又命蕭氏夫人的弟弟壽眉，他在我司令部裏當軍法官，兼程趕到出事地點。

蕭壽眉抵達虬門灘時，紫金和北碚方面的人早已先到，蕭氏夫人的屍身總算撈起，軍醫官很胖，偏偏也不會泅水，他也送了命。蕭壽眉見他姊姊慘死，傷心落淚，把他們的屍首運回廣安，擇地安葬。

蕭氏夫人所生的兩男兩女，是我的四子漢華、九子漢昌，十女漢先，和十四女漢英。

漢華讀書用功，人也能幹。他現在美國，當一家大食品公司的工程師，一個人管七月廠，我到美國特地去參觀，見他們將胡蘿蔔、辣椒等蔬菜加工，居然能做出許多美味的食品。由於他們是大量生產，銷路很廣，在歐洲市場尤其受到歡迎。他們的經營方法是，任何地方有好的土產，立即就地設廠加工，因此在菲律賓也有家椰子加工廠。

漢昌是貴州大學校長張廷休的女婿，空軍中尉，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畢業，獲碩士學位，現在IBM研究電腦。

漢英學醫，嫁了一個志同道合的丈夫，也是醫生，兩夫婦都留在大陸。她的妹妹漢先則是學音樂的，目前大概也在大陸吧。

蕭氏夫人逝世後，汪德芬小姐來歸我，汪德芬的父親汪海如先生，是成都有名的學者。德芬幼秉庭訓，學問很有根柢，文章尤其寫得好。她曾出版過文集、駢文集、散文集、韻體文集四本書。韻體文集中光是迴文詩就有好幾百首，尤以七律最多。她曾在集子上作了一篇序文，說她某夜得了一夢，夢見在一詩社中，見到一位中年女子，舉止十分高尚，因而問人：『那位女士是誰？』有人告訴她：

『那便是成都著名的詩伎薛濤，妳怎麼不認識呢？』

因此，德芬便向薛濤請教迴文詩的作法，薛濤答道：

『妳只要熟讀「山外青山樓外樓」這一句，就會作迴文詩了。』

德芬醒來後，覺得甚為奇怪，因將這句詩倒轉來一讀，果然成了迴文，於是從此研究，居然就能下筆。

一時我問德芬：

『妳是不是很喜歡讀詩？』

她答說：很喜歡，可是她父親不許她讀。我驚問何以故？她道：

『父親說：詩都是假的，都是烘托出來的，尤其風情詩多，小女孩少讀最好，若到成年，一學便會，有閒工夫時再讀詩也罷。其實，我倒認為詩有詩的意境，我倒是想多讀些，也想多學一點。』

我極高興，因為她讀書已經達到了悟境，在民國十幾年的時候，有這樣的女孩子是很不容易的，那時她正唸高中，我因而問她：

『高中畢業以後妳想做什麼？』

她不假思索的回答：

『升大學。』

『那麼，妳什麼時候結婚呢？』

她的答覆是大學畢業以後。但是她的父母知道我對她心實喜之，很願意把她嫁給我，而她後來也能順從父母之意，和我結了婚，她爲我生了四個孩子。

汪夫人和我結婚以後，我帶她回廣安家中，郭瞎子當然不會知道這件事，我想再難他一難，便將汪夫人請出來命他看相，他故弄玄虛好半天，忽然裝模作樣的嚷起來：

『哎呀，我不敢講。』

大家都覺得奇怪，我問他：『有什麼不能講的嗎？』他又推三阻四，嘖嘖嚙嚙的欲語又止，最後被我逼急了，他才萬不得已的說道：

『恭喜總司令又討了一位新太太。』

他是瞎子，因此我總覺得他的嗅覺可能非常靈敏。

又有一次，場面很大，十幾位朋友自成都來渠縣，慕郭瞎子的名，央我把他喊來摸骨。當時大家團團的坐在客廳裏，我坐正中間，叫他們一個個輪流摸下來，手摸口說，說來大致不差，摸到成都兵工廠廠長胡某，他又突作驚人之筆說：

『你的近況很不好，不但蝕了一大筆錢財，而且還要受一場侮辱！』

胡廠長聽了頓時臉色大變，默默無語，其後我們才知道，他是和劉文輝的兄弟劉元彬賭錢，輸了四五萬元，賭賬沒還清，就到渠縣來了，因此劉文輝兄弟曾經恫嚇他：假使你再不還清，我們要拿你的姨太太作抵押。

大家歡喜何樂不為

輪到郭瞎子爲我摸骨論相時，他左摸右摸，摸了許久，然後才搖頭晃腦的說：

『你是一位與衆不同的人，我現在不敢多說，等到今晚回去睡一覺，明天腦筋清楚些，再來和你細談。不過，總而言之，』他再添上兩句：『你現在地位雖然不高，但是你將來絕非等閑之輩，那是絕對不會有問題的。』

將近十幾個人的相都看完了，郭瞎子臨去時，故神其說：

『今天各位之中，有一位是總督的相。』

他一走，大家都曉得他說的明明是我，紛紛向我道賀，我的部下更是喜上眉梢，爭相走告。我明知這種走江湖的是在信口雌黃，根本就不可相信，但是，當年我們塞滯川北，將士們吃苦耐勞，等待的就是我前途有否極泰來，再有作爲的那天，看他們當時那份興奮，心想算了，何必去戳穿這個西洋鏡，讓我部下深信我有前途

、有希望，等於是鼓舞士氣，一人有『慶』，大家歡喜，我又何樂而不爲呢？

從此以後，郭瞎子大名鼎鼎，遠近皆知，劉湘在重慶也輾轉聽說有這麼一位異人，他徵求我的同意，把郭瞎子接到重慶。一直到民國二十六年以後抗戰時期，他仍然週旋於達官顯要之間，大享盛名。

在廣安，又有一位無中生有，信口雌黃的江湖術士，他看相，還代人驅鬼，卦攤就擺在我司令部附近。他兜生意的方式很妙，先對無知的愚民宣傳，說是不分晝夜城鄉，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，到處都有鬼在擠來擠去，而每天中午或晚間，到了一定的時刻，他會突然離座起立，失聲驚呼：

『哎呀，怪也！怎麼這滿街的鬼，一刻兒就逃得無影無蹤了呢？』

街上的人都被他叫得毛骨悚然，正在人人驚慌不定，俄時見我穿着軍裝，靴聲橐橐，帶了武裝衛士，大步的走過大街回家。於是這時候看相的又『恍然大悟』的高聲嚷了起來：

『我道是什麼緣故呢！原來楊某人要路過這裏，他是個大人物，難怪滿街的神鬼嚇得他快到了，趕不及的四散奔逃呢！』

他表演逼真，話又說得神乎其神，街上過路的人轟動了，大家紛紛找他問長問短，從這時候開始，他便到了一天之中生意最好的時刻。

說穿了那還不是騙人的嗎？他曉得我向來遵守時間，每天下班都是一定的，他便趁我將走到街上的前一兩分鐘，玩上這手『聲容並茂』的把戲，騙不了本街店戶，至少也可以唬住若干過往行人。

我退守渠縣，所率的部隊只有四五萬人，在四川羣雄割據的局面下，我這點力量並不算大，可是，由於我的戰力，和我所持的中立態度，大家都知道，隨便我往那邊一站，不論幫誰的忙，都可以使對方實力倍增，睥睨一時。因此之故，其他的四川將領，越是爭取不到我，便越加對我重視，把我當做舉足輕重，不可輕忽的

一支力量。劉文輝、鄧錫侯、羅澤周之供應我的糧秣軍需，即爲一項明證。我的部隊既經訓練，久歷陣仗，無須我替他們操什麼心，再加上不必忙於籌糧籌餉，我的空閒時間一多，我便致力於素所愛好的體育事業，使軍中體育又掀起了高潮，興建了籃球場、網球場……許多體育設備，部隊上上下下，都很起勁。有一段時期，我成天都在球場上，連處理公事，也不例外。與此同時，我還和當地士紳，聯合起了一個詩社，時相唱和。

中央方面，和我的關係，尤其十分密切，因爲我是老革命黨員，四川先後光復，癸丑二次革命、護國軍倒袁之役、北伐、寧漢分裂，我對中央忠實服從，無役不與。因此當我失陷川東，偏處渠縣，委員長蔣公即曾一次撥我十萬元軍餉，並且給我們建造了飛機場，以便中央大員往來。我則派現任國大代表李寰爲駐京代表，而蔣委員長也派有專人駐在渠縣。

在渠縣創下了這麼一個小小局面，不久，風雲際會，又給了我一個順乎自然而發展的時機。當時川北各路，就數羅澤周的實力薄弱，他只有二萬餘人，鄧錫侯對他的部下不太過問，劉文輝看中他的弱點，便運動羅澤周的一個旅長陳鴻文，發動兵變，準備裏應外合，把羅澤周趕出順慶附近的九個縣，兼併他的全部防區。

陳鴻文一動手，羅澤周無兵無將，逃到渠縣來求我出兵平亂，我因爲羅澤周對我有讓地協餉之誼，如今見他這麼狼狽，我救他於危急存亡之秋，自屬義不容辭，於是立即召開軍事會議，商定作戰計劃，發號施令，大舉南下，賴我部官兵的奮勇迅捷，不到幾個小時，已經進佔廣安，然後我再薄岳池，兵臨順慶城下，羅澤周的叛軍不戰自潰，零零落落的四散奔逃。

可是這時候劉文輝也派了一團人來，預備會合叛軍進佔順慶，他的部隊和我幾乎同時抵達順慶城邊，我不把劉部放在眼裏，照樣整隊進城，順利的攻克順慶。

於是，羅澤周所有的川北九縣，已經全部在我的掌握之中，劉文輝看我一下子擴充了那麼大的地盤，實在

很不甘心，派人來向我力爭，我置之不理，因為這些地盤並不是我從他手中得來的。

然而羅澤周經此大變，他的實力更見萎縮，只剩下個空頭司令部，以及百名衛隊、四五百人的一支小部隊。我希望他也有個地盤賴以生存，特將首縣順慶讓出來給他，並且把我的兩個旅，撥給他指揮，條件是請他不再過問其餘八個縣的事情。他因為即使我多分給他些地方，他也無力可守，當然只好答應下來。

羅澤周有了我撥給他的兩個旅，想起新仇舊憾，又跟劉文輝發生了衝突，劉文輝忍無可忍，再派代表來向我責問，說我乘機佔了那麼大的地方，不但不把順慶讓給他，反倒撥二旅軍隊給羅澤周，使他有力量去跟他算舊賬。

我的答覆是：『地盤還是羅澤周的，我並沒有佔，不信請你看，羅澤周不是好好的駐守在順慶嗎？』

劉文輝拿我無可奈何，知難而退。不過我也囑咐羅澤周，不可無端生事，因為他早已日薄崦嵫，無能為力了，他的空頭司令部始終無法發展，連我撥給他的那兩旅人，向他要餉他都應付不來，他那兒還有能力再跟別人爭雄呢？

將司令部移往廣安，我開始埋頭建設。第一步，我肅清防區八縣的匪患，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，從事生產。

接下來，我利用兵工，以及農民的閑暇，大興公路，使境內交通，四通八達，人旅稱便，貨暢其流。然後我再妥善運用地方財力，普遍創辦學校，啓迪民智，造就人才，僅廣安一地，我便辦了十幾所中學，而轄區之內的專業和高級學府，更有軍事政治學校、體育學校、軍醫學校、和警察學校等多所。

對於各項新興事業，我也非常重視，如像廣播，我曾在廣安設置一座電台，幫助老百姓購買收音機，我所要講的話，可以由電台播出，立即傳播給各地的民衆收聽。

因為我所擁有的軍隊，比從前減少了很多，唯恐一旦有事，力量不足以保全地方，使我刻苦努力，經之營之的小局面，又將前功盡棄，付諸東流，於是我想徵集民衆，加以長期的訓練，以便在動員時成爲無窮盡的兵源，而使川中豪傑，不敢正眼覷我。

訓練壯丁捍衛桑梓

我所創始的徵訓辦法，是把廣安的民衆武力分爲三級。那就是第一級：精練，第二級：民練，第三級：壯丁。

所謂精練，亦可稱爲『精良的團練』，精練的士兵都穿軍服，有槍械之類的武器，編制也和軍隊相同，一營四連，一連三排，一排三班。負責訓練工作的營連排班長，都由部隊裏挑選的幹部分別擔任，因此訓練相當精良，開出來打仗，跟正規軍一模一樣。每一個縣份，有一鄉便有一營精練，譬如廣安有四十七個鄉鎮，因此廣安便有四十七營民軍，一旦地方有警，縣長在三天之內，就可以將全縣的精練集合在一起。至於訓練時間，一個月才下三天的操，對於民衆的生計，可說並無妨礙。

第二級是民練，不穿軍服，也沒有新式武器，他們只使獵槍鳥槍或短刀棍棒，通常編制是大鄉三營，小鄉兩營。第三級壯丁，凡是縣境以內十五歲以上，四十歲以下的男子，不屬於精練或民練的，一概列爲壯丁，他們沒有武器，僅祇在戰時擔任運輸工作。

這三種民間武力組織，當時竟要佔到全境男丁八成左右，我所轄管的八個縣，民間武力可達七八百萬人，這個數字實足令人咋舌，因此全川力量最大的劉湘，他曾兩度使我失敗，一次被迫出川，一次退守川北，但當我在廣安把民間武力組成了以後，他幾次想出兵兼併，其結果是見我實力如此龐大，只好稍經接觸，立刻迅速

退兵。

那幾年裏我們把民間武力的訓練演習辦得有聲有色，人人興奮。我們經常舉行不定期的演習，諸如民練把守要隘，壯丁實施運輸，精練隨軍打仗，一接命令，迅速應調支援，每次演習大家都興沖沖的參加，很認真的執行。



四十年前作者任四川督軍兼省長時期留影。

轉戰全川

廣安及其附近各縣，地方富庶，民風淳樸，民衆對於我的向心力極強，倘若作起戰來，所能發揮的力量一定很大。

我曾研究太平天國的戰史，認識洪秀全的成敗因素。洪秀全以游擊戰術起家，四處流竄，使清軍的大部隊東堵西截，疲於奔命，因此他們才有起義初期的浩大聲勢，然而自從定都南京，被曾左李胡之師逼迫放棄游擊戰術，從而肆應正規的大會戰，銳氣因而大減，這就是太平天國終於失敗的最大原

因。我的幹部便經常對民衆講解這些問題，使他們的認識由而增強。

我在廣安銳意經營，竟使廣安成爲全四川的模範區，外界人士一到四川，總是要安排一個參觀廣安的節目。有一次，前外交部長伍廷芳的公子伍朝樞，字梯雲，他曾任過外交次長，偕同名畫家黃賓鴻，由一位四川耆彥作陪，到廣安來參觀，而且一住便是一個多月。

伍梯雲曾任我國駐外公使，見多識廣，熟知天下大勢，他很有一番不同凡俗的獨特見解，因此我對他很敬重。某次我請他參加我們的朝會，向我的幹部和當地民衆講一次演，藉聆教益。

當時正值冬季，天亮得遲，而晨間每有大霧瀰漫，那天早上他被我派去敦促的幹部請起了床，匆匆漱洗已畢，便趕到廣場上去。後來他說，他一路上直在納悶，心想一定是楊總司令搞錯了時間，因爲那時天色冥暗不說，直到他被請上了演講台，他不但沒有見到一個人，而且連一點聲音也沒聽見。

我們的朝會開始不久，俄頃霧開雲散，旭日湧出，廣場上大現光明，這一下可使伍梯雲大爲驚訝，肅然動容，因爲廣場上早已集合了一萬多人，行列整齊，鴉雀



六十二年春季，作者卸任全國體協理事長前，帶領台北市民集體登山。

無聲，都在靜候伍公使蒞臨致訓。

於是他以熱烈奮激的語調，開口便說：

『我曾周遊列國，也曾參觀過國內各大都市，以我之見，未來的中華民國，只有兩廣最有希望，我所謂的兩廣，非指廣東與廣西，而是廣西與貴地——廣安！』

他已經够使我們深感榮幸的了，然而緊接下去他又說：

『我可以大膽的這麼說一句，觀其微可知其著，就拿我們日常生活之中，最卑不足道的廁所來說罷，我請諸位千萬不要小視了廁所，記得中山先生從事革命，每次途經上海，都在寒舍下榻，因為中山先生旅居海外已久，生活習慣自較一般國人偏於西化，寒舍很早便使用國內罕見的抽水馬桶，所以中山先生每到上海總喜歡寄寓寒舍，他說他喜歡住在寒舍，就是因為衛生設備較好的關係，當年許多革命策略、政治問題，都在寒舍計議商討，諸位試想，這豈不是廁所對於我們的革命事業也有重大貢獻？』他妙語如珠，說到這裏，又詞鋒一轉的說：『自從我到貴縣，頭一樁就發現廣安是內地各省唯一建有公共廁所的縣份，而且最難能可貴的，是貴縣每一處公共廁所全都是那麼清潔，那麼乾淨，這正是我十分佩服的地方。』

他講演完畢，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，然後，參加朝會的羣衆，井然有序的散去，伍梯雲在這時候，匆匆的繞着廣場尋找，他的神情有點急躁，彷彿也有些兒失望，後來當他一眼看到了我，他忽的眼睛一亮，快步向前跑到我身邊，他以十分激動的語調對我說：

『啊，你真是了不起，如果全中國的軍政領袖都像你，我們馬上就會復興起來，你看，你看，』他伸手指向四面八方指點：『這裏曾經有一兩萬人集合，曾經有一兩萬人從這裏散去，可是，這裏還是這樣清潔，沒有一片紙屑，不見一點痰涎，這確實太難得了，這不是你一個人的力量所能達到的，因為我知道，要能收到這樣的

成果，除了你個人的感召力，還得加上民衆教育的澈底，以及全體一致的進步。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事情，總而言之，這樣的事情只有你才能辦得到，同時，也只有我才會注意到！」

其後，他回到上海，曾以『廣安所見』爲題，將上敘種種加以詳細描寫，寫了一篇好幾千字的文章，刊登在上海時報上。

共匪入川天下大亂

民國二十四年，蔣委員長在南昌提倡新生活運動，廣安立即響應奉行，同年參謀團入川，派在廣安的別動隊多達一百餘人，他們的熱誠，幫助我們完成了許多工作。也在這同一年裏，上海舉行第六屆全國運動會，廣安縣由於我的努力提倡，竟然派出了一支頗完整的代表隊，代表四川全省參加，這是四川代表隊在全國運動會上露面之始。

在此以前，我們又參加了最早的剿共行列，針對無惡不作的共黨，展開全面清剿。早在民國二十二年夏天，共黨徐向前、賀龍兩部，抄襲太平天國石達開進入四川的路線，由湖北邊區北上陝西南部，竄抵川北的通江、南江和巴中三縣。這三個縣都是田頌堯的防區，而南江、巴中，則已經接近我所轄的儀隴和營山，形勢已是相當的危急。七月，劉湘召集川中將領在重慶開會，共商剿匪策略。當時決定田頌堯扼守廣元至閬中一線，劉存厚負責萬源至宣漢一帶的防務，這兩支兵，都是抵擋共黨志不在此的東西兩路，其實正面迎拒他們的重任，無異落在我一個人的肩上，因爲會議決定，由我首當其衝，用正規軍佐以精練民團，拒匪于儀隴及營山之間。

劉湘唯一支援我的，是特撥一架飛機，交我使用。我一回防地，由於軍情緊急，當即坐了他的那架小飛機

，巡視各處防務，飛機臨到最前線，我叫駕駛低飛，左右盤旋，親見前線大小山頭，都佈滿了我們舞刀持棍的民練軍，我心裏非常高興，飛抵廣安，又匆匆忙忙的趕去成都參加另一次軍事會議。

那曉得我一到成都，敗耗傳來，我軍右翼的營山，竟被共軍攻陷，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，我急急趕回駐地，重新佈署，派隊由順慶、渠縣兩路反攻，幾經鏖戰，方始打得共軍全線不支，擠守營山，再往北逃。

營山陷匪，前後一共四十天，我率隊入城，但見到處都是共黨的宣傳標語。當年的共產黨員真是太窮，連紙張都沒有，因此他們的標語就只好刻在石頭或牆壁上，標語的內容，大部份都是鼓勵窮人向闊人鬥爭，以及強調階級的懸殊，激發老百姓對某些人的反感；但是他們自己，姦淫燒殺，所到之處，簡直十室十空，敗退的時候，年輕婦女全被擄走，小孩子能够做點事情的，也編成了少年工作隊帶去，剩下的只是大批的老弱難民，和監牢裏一堆堆的屍體，到處血跡片片，被處死的屍骸支離破碎，看了令人心酸難忍。我這麼早就親眼目睹共匪的殘暴毒辣，是我終生堅決反共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克復了營山，我派人處理善後，自己則率領部隊，向南江方面推進。我騎在馬上，但見難民絡繹於途，情形十分狼狽淒慘，其中有一個女人，背上揹個嬰兒，左右兩手又一邊牽一個大些的孩子，一路掙扎逃生，令人非常同情。移時，見她走進一間小廟，大概是去歇一歇腳，我正經過小廟，忽然廟裏嬰兒大聲啼哭，哭得聲嘶力竭，我不忍心，撥轉馬頭跑進廟門，就在馬上問她的話，那女人向我哭訴，說她的丈夫被共匪殺了，留下她們一大三小，除了身上的衣服，什麼東西都被搶得精光，餓肚皮跑了兩天，前途茫茫，不知逃到那裏去好。她又說背上的嬰兒沒有食物和奶水，已經哭鬧了很久，現在她實在是毫無辦法，準備到廟裏把女嬰拋掉，任她自生自滅，以使他們三個逃出一條生路。

我聞言歔歔嘆息，命副官給了他們一點錢米，看那婦人孱弱委頓，一定帶不了三個孩子，於是在徵得她的

同意以後，叫我副官抱起那個女嬰，替她取個名字叫『營獲』，紀念她是在營山拾獲的，行軍不久，到了一處市鎮，我又把『營獲』交給當地一位紳糧，請他代為撫養。隔了十好幾年，我擔任貴州省政府主席，「營獲」從報上見到消息，千里迢迢的來找我，那時她已經是十七八歲，亭亭玉立的一個少女，我見了她也很高興，將她留在家裏。後來由我主婚，將她嫁給我部下一位年輕有爲的軍官，兩夫婦十分恩愛。

我軍一路進剿，可是共匪不敢跟我打硬仗，我們還沒有到，他們先就跑得無影無蹤，於是我們克服南江，一直打到劉存厚的防區綏定，徐向前落荒而走，向閬中流竄，攻佔廣元、昭化、劍閣一帶，在這裏又被防軍驅逐，最後逃到田頌堯的防區巴中。當時的四川各地將領，打起仗來向例是祇顧自己，各打各的，對於自己防區的剿匪工作進行得很徹底，田頌堯是最弱的一環，又沒有人去幫他，因此就讓殘匪在巴中附近盤踞下來，後來中央江西剿匪，毛澤東和朱德二萬五千里潰退，一路逃竄到川北，才得到機會，跟徐向前部會合，喘了一口氣，再北上陝北，建立了根據地。

我軍和共匪追逐作戰，一路都是急行軍，閃電戰，將士們征戰多日，唯恐師老兵疲，於是在完成任務後仍然開回防區。當我引軍剿匪的時候，在我的防區裏面，我們的精練、民練和壯丁，發揮了極大的作用。因爲共匪唯一的策略，就是以有組織對付無組織，所以獲勝的可能較大，但是他們一走進我那個組織嚴密的地方，那就連立足都不可能。我所轄的防區裏，大小村莊，關隘路口，遍處都佈滿了哨崗，遇見陌生的人，立刻就上前盤問，一聲不對，各路的支援迅速開到，人少時小接觸，兵馬多便佈陣開火，於是在這次共匪竄擾川北時期，除了營山被他們突破，共匪始終沒有再騷擾我的地方。

賀國光到通誠合作

我攻進營山克服縣城時，看到全城燒殺屠戮，厥狀至慘，其中那些父母被殺或拉走的孤兒，尤其可憐，而且衣食無着，生命堪虞。我當時曾吩咐負責辦理善後人員，要把他們集中起來，供給飲食，再想辦法。後來善後人員遵照我的指示，辦理收容，初不料一收便好幾百個，這些孤兒如何處理，實在大傷腦筋，除了將一些年紀較小的，照我安頓營獲的辦法，把他們送給附近有能力的撫養他們的人家，作爲他們的義子義女，剩下來，還有八百多名七八九十歲的男孩，個個生得眉清目秀，看了叫人心裏歡喜，於是我靈機一動，就作了他們的大隊長，特地給他們辦個學校，叫他們住校讀書，並且雇人負責照料他們的生活起居。後來這些孩子都讀到中學程度了，全已長大成，我又給他們施以軍事訓練，後來我把這八百多個孩子編成一個營，就當作我的特務營。

這一營人跟普通士兵不同，他們智識程度較高，再加上日常接受我的教育薰陶，人人都是文質彬彬，態度大方，能唱歌，會演戲，平時跟着南征北討，就和我的子侄一樣。每到一處地方，他們都能做政工人員的工作，有時候官兵同樂，或是招待來賓，他們可以化裝女的，演戲歌舞，竟和真的一樣，他們的法國式舞蹈，是由我的英文祕書齊衛蓮的法國太太所授，在當時是精彩節目之一，往往有朋友問我：『你在戰地，怎麼找到這許多年輕漂亮的女孩子呀？』我聞言總是哈哈大笑，表演結束，女演員們下台一鞠躬，假頭髮一拉掉，個個都是光腦壳，美男子。

抗戰軍興，我擔任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的時候，轉戰湘贛，駐防地的男子，都因爲戰亂的關係，有的當兵去了，有的被日軍拉伏，不會回家，待嫁的姑娘很多，苦於找不到合適的對象。有一段時期，特務營居然天天有人開小差，使我大出意外，十分驚訝，派人追蹤搜索，一個人都找不回來，我心想莫非這些逃兵都飛上天了，心裏十分納悶，那時候我每天早晨都要出去騎一趟馬，活動活動筋骨，有一次，被我看到了一個奇特的現象。

我明明記得當地的某些田畝，因為農家沒有男丁，荒蕪很久，不曾插秧，可是昨天晚上看到的一片荒田，第二天清早竟然全部插好了秧苗，我不禁失聲笑了，立刻回司令部，叫特務營營長來，授他一計，命他立刻替我去辦。

特務營長帶了一批人，分赴附近農家，挨家挨戶的嚴密搜查，這一搜，特務營的逃兵，十有八九都給抓回來了，原來這批年輕漂亮的小伙子，都去入贅當了招女婿。附近農家沒有男子下田耕作，姑娘們又看中了這些俊俏的少年兒郎，女貪男愛，父母大為贊同，便把他們招去祕密成婚，白天躲起，夜晚悄悄起來耕作，這叫我到那裏去追那些就躲在附近的逃兵？要不是我看見田間突現整齊的秧苗而徒然想起，這種事情不但還要一天天的增多，而且極可能永遠都查不出緣故來。

如何處理，倒是成了大問題。幾十個抓回來的逃兵，在我面前痛哭流涕，悔疚無窮，門外，又有許多新嫁娘哭哭啼啼，要求我從輕發落她們的新婚夫婦，我搖頭苦笑，我向來把這羣孤兒當做子侄看待，此刻只好處以家法，否則軍法從事，豈不要了他們幾十條命？——然後，我無可奈何同意了他們的婚姻，新姑爺每天照常值勤，但是，規定得有『下班時間』，一下了班，特准他們『回家休息』。

由於這一件事，使我對於讀歷史時存置已久的一項疑問，獲得了解答：兩千多年以前，秦始皇平定西南夷，設桂林、南海、象郡三郡，移徙罪人、贅婿和賈人去開發，所謂開發，等於充軍，『發配邊遠地方』，當年移徙的三種人之中，罪人等於逃犯和囚禁的犯法者，賈人是商人，戰爭時商人屯貨居奇，高抬物價，這兩種人充軍南越勉強說得過去，至於贅婿又何罪之有，要把他們流徙到南越？我想，秦始皇當年也許和我發生了同樣的問題，因此他痛恨贅婿，將他們和罪人、奸商施以同等的處罰。

國民政府已經統一全國，而四川仍還在內戰不休，民不聊生，由於四川的內戰，導致共匪趁機竄入，造成

川北一帶重大的損失，而且殘匪猶存，後患無窮，中央方面感覺川事必須徹底解決，我對此深具同感。第一次剿匪之役後，我就經常寫信給蔣委員長，痛陳四川亂局決非國家之福，應該趕快覓取解決的途徑。民國二十三年，賀國光任南昌行營廳長，他和我，以及劉湘，都是成都陸軍速成學校同學。賀國光的堂兄賀倫奎，時任四川兵備道。我和他通訊的時候，也曾一再提到：四川人應該共同抵禦外力侵入，譬如這次共匪入川，就因為四川將領私心太重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休管他家瓦上霜，所以才會有進剿不力的情形發生，讓徐向前由二三千支人槍，發展到四五萬，構成四川的大患。我曾剴切的說：如今想要消滅猖獗的共匪，勢必要藉重中央的力量，可是中樞遠在南京，鞭長莫及，於是我認為中央必需另籌妥善的辦法。

由於賀國光的折衝聯絡，劉湘去了一趟南京，晉謁蔣委員長，會商解決四川問題方案。不久，賀國光便覆信給我，中央決定接受我和劉湘的意見，特派參謀團入川，協助四川軍政統一，同時清剿境內共匪。從民國元年到當時，四川人在戰亂中渡過了苦難的二十四年，至今總算透露了一線和平的曙光。

民國廿四年，參謀團入川，由賀國光為主任，我接到通知，親赴重慶歡迎。隨參謀團來的，有十幾個別動隊，一隊人數相當於一個連，隊員配備有新式武器，他們曾在南京受過特種特務訓練，然後才派到四川工作。一到四川，他們便分赴各將領的防區，表面上負責連繫，實則為中央派來監視地方的，同時由於蔣委員長快到四川來了，他們還得從事調查瞭解任務，以便蔣委員長來時作為參考。

我的防區，也開到了一個別動隊，他們的基本工作側重宣傳，經常邀集鄉鎮長和士紳們開會演說，闡揚中央政策，提倡新生活運動，並且極力宣傳四川分裂的害處，向老百姓說明分裂的禍患，人民遭殃的道理，使地方風氣和民心為之一變，首先就有若干將領任意課稅征調，老百姓由於別動隊的支持，抗命不繳，而這些人居然也就無法可施。

唯有在我防區的這支別動隊，簡直無事可做，因為論宣揚中央政策，我這裏早已宣傳得很徹底，要說新生活運動，我的老百姓實行得比他們本身更認真，廣安的清潔整齊一向是出了名的，譬如說禁止隨便吐痰這一點，別動隊的同志有時一不小心吐了痰在地上，反而被我們的人員過來勸告：

「同志，以後請你記住，莫再亂吐痰好不好？」

不久賀國光到了重慶，召開全川各區將領會議，我親自到重慶出席參加，劉湘身為地主，把我們招待得很好，多年戰「友」，濟濟一堂，共商川事，如今想了也覺得有趣。

會中，賀國光、劉湘和我，三位老同學合作得很好，劉湘和我一致表示：四川不能再亂，現在正好趁參謀團入川的機會，大家捐棄成見，顧全大局，使川局能够藉此獲得澄清。我和劉湘雖然提出了這樣的希望，但是鄧錫侯、田頌堯、劉文輝他們幾個不大同意，頭一樣他們以為參謀團是我跟劉湘引進四川來的，深怕我們利用參謀團對付他們。其次他們想向中央要錢，因此一開口便訴苦，說他們防區地瘠民貧，經常難以維持，請中央一次發給若干若干的軍餉，而那筆數目又是獅子大開口，不是中央所能支應，於是一連開了許多次會，都在許多問題上觸了礁。

參謀團入川整編川軍

參謀團入川，着手整編川軍，幾經會議，皆無結果，中央方面鑒於開會商討不能奏效，轉而採取實際行動，先從取消防區制着手，也就是打破各人所佔的地盤，這是自根本下手的好辦法。賀國光跟劉湘和我談，他說：

「鄧、田、劉（文輝）他們可能不贊成取消防區制，你們兩位是老同學，應該沒有問題吧？」

我當時就回答：

『爲了擁護中央的決策，我首先贊成取消防區制，我所管轄的幾個縣，中央可以馬上派人去接收，至於我的軍隊，只要有餉可發，我們隨時聽命調動。』

我這樣誠心誠意的表示擁護，劉湘當然不好意思說聲反對，但是他的辦法很多，他當時就說，既然我願意把防區移交中央，開風氣之先，達成取消防區的第一步，那麼，他請我移防瀘州附近幾縣，也好有個安身之地。

這在劉湘來說倒是很難得的，因爲瀘州一帶是川南精華之區，稅收列全省第四，比我的川北基地，高明了不知多少倍，於是我欣然接受，並且立即採取行動，一回廣安，就封閉兵工廠，將一切物資器材，運到重慶，交給參謀團點收，再設立倉庫，加以保管。

但是劉湘一看，我那些物資器材相當值錢，大概是他無可奈何的讓出了瀘州，心想賺點找補，便設法要吞沒這批東西。我還不知道，賀國光却已嚴峻拒絕了他，賀國光說：

『你這樣未免太對不起楊某人了吧！』

劉湘碰了釘子，只好不再提起這件事，然而他一向精明厲害，有縫必鑽，手段也高，參謀團一到四川，我首先贊成的是中央所訂財政統一辦法，地方不許發行鈔票，因爲當時劉湘濫發的四川券已經貶得一塌糊塗了。

後來他請中央收回四川券，兌率高到四川券折合中央券的七成，這一下他便大大的發了一筆財。

第二步，參謀團着手整編川軍，硬性規定，每一個軍下轄三師，而事實上以我的第二十軍爲例，最盛時期有十五個師之多，整編的結果，我二十軍縮編爲三個師，一獨立旅，一獨立團。劉文輝被裁剩一個師，實力最小，劉湘却越裁越多，他的所部除了唐式遄、王纘緒，又加上了潘文華，因此一共成立三個軍。

同昭通，在昭通一停便是兩個月。

昭通還是在雲南省境，我駐防的時間既久，龍雲也不知道出於什麼心理，派一架自備飛機來，接我到昆明作客。

民國三年，我參加二次革命失敗，曾經被好友黃毓成邀到雲南，後來黃部遣散，我暫居溫泉村，龍雲不過是唐繼堯衛隊團中伙飛軍中的一名上尉，由於彼此仰慕武功，他會常日陪我騎馬打槍，建立了相當的友誼，事隔二十一年，他風雲際會，當了雲南省主席，我雖然明知他對我心存疑懼，但是他既來邀我，格於君子不忘舊交之訓，我也就坦然應約，舊地重遊。

我帶了我那支三百多人的特務營，以及全軍精銳組成的百人球隊，直抵昆明，當時還有我的汪氏夫人同行。

到昆明，龍雲安排了盛大的歡迎場面，他對我執禮甚恭，口口聲聲的『子惠老哥』。當晚大開盛宴，談笑之間，我發覺他對我頗具畏心，於是我便正色的告訴他說：

『我這次出滇入滇，完全是由於奉了中央的命令，目的在於為國家除害，豈有半點私心？再說，即使我楊某人日暮途窮，想找個安身立命的所在，今天有你龍某在昆明，念在故舊友好，我也會過門不入，何況我如今效忠中央，一切自有中樞為我安排。』我勸他不必多疑，萬萬放心。龍雲聽我說得這麼誠懇坦率，當時就向我極表好感，我一笑置之，跟他各盡一觴。

我的百人球隊，是由多種球隊綜合組成，一到昆明，便展開了多項目的聯誼賽程，以我隊戰雲南，一個是訓練有素，一個是倉卒成軍，當然所向披靡，從無敵手。但是也就由於我這非正式的體育訪問團，帶給雲南人很大的刺激，從此以後，雲南的體育風氣風起雲湧，蓬蓬勃勃，居然也辦了體育學校、運動場，尤且不時舉行

各項球類運動比賽。

我在昆明作客，前後將近二十天，龍雲對我由懼生感，心理威脅全部解除。因此便想投桃報李，讓我盡情暢遊，隨我興之所至，想怎麼玩便怎麼玩。

太太永遠這樣年輕？

昆明四川同鄉會發帖子請我赴宴，我自然要去參加，但是參加了一次又一次，同樣的是昆明四川同鄉會，却發出兩份具名不同的請帖，我很奇怪，派人去問，才知道昆明四川同鄉會分爲兩派，界限分明，各行其是。一派是在昆明城裏做官教書的文人，一派是有錢有勢的商家，這兩派相互仇視頗深，勢同冰炭，使得我們四川同鄉會在昆明也鬧出了雙包案。我獲知內幕以後，爲了促成他們的團結，我派人通知雙方說，從此以後，除非兩派合一，盡棄前嫌，同時聯名請我，否則我決不赴他們的約會。

當時我是龍雲主席接來的貴賓，又是四川軍政領袖之一，應邀赴昆明訪問，兩派人細細思量，深感不可辜負我的苦心，於是協議遵照我的指示，雙方捐棄成見，自此通力合作，而由兩派執事共同設宴，邀我蒞臨。那一晚我即席演說，請他們通誠合作，永遠不要再鬧派系意見，我更建議他們，將雙方各自捐錢辦的兩所小學，合併起來，除小學部外再增設峨嵋中學，更進一步造就川人旅滇學子，以雙方財勢之雄厚，應該還可以再加發展。這一點，他們也欣然照辦。

昆明附近的安寧州，是我民三民四年間舊遊之地，我曾在那溫泉村裏打抱不平，興利除弊，渡過我一生之中唯一優游閑暇的時光，因此我對那座小村不免十分懷念，二十餘年後再度往遊，山水依舊，人物宛然，在我却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。

憶當年，我客居無聊，心情落寞，曾經由於一位好友，旅館老闆的介紹，娶了我的劉氏夫人，她和我在溫泉村同居半年，後來我隨護國軍入川，駐兵瀘州時她曾風塵僕僕的來尋我，這時她還被我留在廣安家中，歲月如梭，紅顏易老，如今她也是已屆四十之年了，此刻挽着我手臂，與我爲伴的，則是廣安新娶的汪氏夫人。

溫泉村裏一草一木，在在引我留連，我在村裏還造了一幢小房子，我離滇後房子送給了黃毓成，他當時正担任雲南省政府顧問。我在昆明旅遊時期，他一直伴我佐我，共話當年，計劃前程。

我作安甯溫泉村遊，就住在我送給黃毓成的房子裏，地方上人知道我要來了，費盡心機，舉行安甯從所未有的盛大熱烈歡迎。

黃毓成宅對面住的是王家，王太太王四嫂，我認識她，她更記得我。記憶中的王四嫂刻苦耐勞，相當能幹，她能一面開店一面種田，但是她唯一的麻煩是生育太多，她那個肚皮經常都是圓圓鼓鼓的，二十多年前我會有一次頗感迷惘，於是忍不住的問聲她：

『王四嫂，你的肚皮怎麼癟下去了？』

她却若無其事的回答：

『昨天又生了嘛！』

那真是了不起，昨天生產，今天就爬起來繼續操作。這次我到安甯，她仍健康如昔，只是年紀大了，兩鬢已有飛霜。見了面，難得她還認識我。

還有一位李三，也是當年村民舊友，我們到他家裏去拜訪，奉茶待客，十分慇懃。我一眼看見有位長得很美麗的姑娘，好奇的問李三嫂：

『妳家裏這位標緻的姑娘是誰呀？』

球隊？那曉得幾分鐘打下來，對方要比昆明的球隊強得多，我們幾乎吃了敗仗，後來好不容易才算轉敗爲勝，勉強贏了幾分。

當夜，我被安排到一個外國人家住歇，他很客氣，把自己的臥室讓給我睡，我和他談天，曉得他是個醫生，在石門坎開一家痲瘋醫院。一聽痲瘋病，我難免心中暗暗吃驚，於是他告訴我：痲瘋病是接觸傳染的，它的病菌不可能生存在空氣裏面，因此它並不容易傳染，不像一般傳說的那麼可怕，不過，要是萬一不幸被傳染上，那就不是輕易可以根治的了。

第二天辭別這些親切可愛的夷胞回昭通，我想石門坎畢竟是中國的地方，讓它這樣永遠洋化下去總歸不是辦法，於是我指定一名政工人員，叫他留在石門坎，跟夷女結婚，比外國人更進一步深入他們的生活之中，把這種現象慢慢的糾正過來。這位政工起先不肯，後來我曉以大義，將他說服。自此他單槍匹馬，住在這環境複雜的地區，從事很艱巨的任務。

事隔多年，我當貴州省主席，這位政工隊員帶了他的太太來看我。他太太果然是石門坎的夷女，那時候他不但在當地完成任務，使老百姓重新歸心中國，同時還在貴州全省的高等考試中榮獲第一名，我非常高興，派他去當縣長。不久他太太病逝，他認識了一位貴陽中學畢業的苗女，家住在花溪邊上的一個苗人村落，他通曉苗語，兩人感情成熟，結婚的時候請我爲他們證婚。

由石門坎回昭通，我的軍隊佈署大致差不多了，於是我坐飛機，飛向西康的西昌，一路上是用無線電話和部隊聯繫。

盡釋夷胞抵死不反

進入西康境界，一到會理縣，就進入了夷人地區。部隊開拔之前，我得到不少人的忠告，說是夷人仇視漢人，言行反覆不定，要我們特別小心。又說什麼依照夷人的習慣，他們如果要以牛馬等物相贈，千萬不可拒絕，因為你一拒絕，夷人反認為看他不起，搞得不好會反目成仇。

我對這些忠告將信將疑，因為以常理論，倘若漢人不招惹夷人，和平相處，又何仇之有？再說夷人相贈牛馬，那牛馬是他們的財產，和維持生活的工具，怎肯無緣無故的輕易送人，別人不收他們還會生氣？我認為這些說法不近情理。

因此我告誡各級官長，嚴格保持我軍一貫的優良風紀，不得已而要向夷人買東西，務必公平交易，照價付錢。再有，就是任何人不得接受夷人的餽贈。

行軍期中，果然夷人對於我軍毫不擾民、和藹親切，一致大為讚揚，都說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好軍隊。他們口碑載道，我還不放心，到西昌找了一批翻譯，帶着我的政工人員，分赴各夷人部落實地調查。我軍的表現果然不錯，不但不曾取用夷人一草一木，反而送了許多東西給夷人，譬如說奎寧丸、阿司匹靈和針線日用品等，就能使得夷胞十分歡喜。

如所週知，夷人有黑白之分。黑夷是貴族，統治階級，他們的手上繫一塊牛角，作為標記，打仗時，使用手槍、步槍和機槍。白夷是黑夷擄來的漢人，輾轉買賣充作黑夷的奴隸，平時要耕田，要做雜工，打起仗來只准用刀子，以免他們反叛。只有相從年代久的，最忠誠可靠的白夷才准用槍，白夷女子漂亮的，表現好的，才可以跟黑夷婚配。白夷只准在手上掛一塊牛骨頭。

大多數夷人住在山區，在高原地帶種鴉片烟，這是他們收入的大宗。他們住的房子堅固完善，還存在得有母系中心社會制度，家庭都以女性為中心，女人高於一切。夷人婦女穿的衣服，和西洋中古世紀的女裝很相像

，緊束腰身，裙子既寬且長，因此走起路來柳腰款擺，風姿綽約，多半的夷女都長得蠻漂亮。部落與部落間，或家庭與家庭間發生衝突或爭執，也是由女性担任裁決，她們的最大武器是下身的裙子，不論雙方爭執得如何厲害，甚至是劍拔弩張，即將火拼的場面，只要女人當場脫下她的裙子，往竹竿上一掛，雙方不管有理無理，都得停止衝突，接受這位女士的調解。

他們雖然生長在高山之巔，却是經常不穿鞋子，小孩子會走路的時候，便在他腳底抹上桐油，再燒起熊熊的烈火來烤灼，如此一而再，再而三，於是他們的腳底板非常耐熱，而且不容易受傷。男孩子長大了，非常驍悍、勇敢，嗜好騎馬打獵，可以成爲很好的戰士。就是平時太懶，根本就不做事，一切操作都由白夷代勞，他們的婚姻由酋長指配。計算時間不用鐘錶，在地上立起一根木桿，用小刀刻日影。他們過新年，是收穫過後一個月的時候。

夷人爲什麼對漢人發生反感？根據我的考察，其答還是在於漢人。夷人種鴉片烟，比較有錢，但有一位新縣長上任，一開口就要勒索好多好多，倘使不給，明明是良民，也會誣告他反叛或圖謀不軌，這種苛民的作風，使夷人痛恨萬分。

以前有一次我因爲剿匪，由紋府到屏山，在歡迎者羣中居然有用鐵鍊條鎖起來的。當地縣長告訴我，這些都是夷人的頭目，因爲夷人常有殺害漢人的情事，軍隊官府不可勝防，便捉來一些夷人頭目做人質，人質一年一換，碰到新官上任，還要挨三百板屁股，打得他們屁滾尿流。我當時聽了覺得這樣實在太不合理，於是我命令那位縣長，將所有扣押的人質，全部釋放。

但是縣長却說茲事體大，他不敢做主，他說現在就把人質放掉，萬一夷人無所畏懼，跑出來大殺漢人那又怎麼得了？我當即找來一名翻譯，親自詢問那些人質，我頭一個問題便問他們爲什麼要造反？他們異口同聲的

喊起冤來：

『我們什麼時候造過反的呢？』

『那麼，』於是我緊接着再問：『既然你們沒有造過反，爲什麼官府要把你們抓來扣押？』他們說：這是以前傳下來的規矩嘛，而且這些規矩都是官府方面的決定，跟他們一點關係也沒有。

我相信，他們說的是實話，因此我就直截了當的問：

『假如我現在就把你們放了，你們將來是不是會再造反？』

他們大喜過望，連連磕頭發誓說：保證不會，抵死不反！

我心中暗想，即使夷人要造反，他們照樣可以不顧人質的死活，與其彼此猜忌，嫌恨永遠不了，曷不從此推心置腹，坦然相處？這時，我不顧一切，吩咐將鎖住他們的鐵鍊打開，當場恢復他們的自由，於是這些逼着暗無天日生活的人質，歡聲雷動，雀躍嘯歌而去。

放走了人質，打破多年來不人道、不合理的陋規，屏山附近，人人驚惶，就怕夷人沒有顧忌了，會得出來殺害漢人。私底下，當然也有埋怨我的，我故意裝做不知道。

三天後，被釋放的人質全部回來了，這一着，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他們個個拎雞抱鵝，担酒担物，歡天喜地跑到我的司令部，指手劃腳，說是要孝敬我，要感謝我這個爲夷人恤民命的大恩人。我收下他們的禮物，又回報了他們一些食物和藥品，在場觀看的羣衆很多，我看到他們臉上都有着受感動的表情。

從此以後，漢人夷人之間的糾紛反而減少了，漢人也知道：夷人還是可以坦然相處，推心置腹的。

這件事，發生於我抵達西昌的半年之前。

有了這一次經驗，使我對於解決漢夷之間的問題，具有很大的信心。在西昌，我曾開了幾十桌酒席，把黑

白夷的大小酋長，全部請到，當杯觥交錯的時候，我站起來說話，我先跟他們講解民國成立以來的一般情形，以及五族共和，孫中山先生提倡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建國精神，後來我請黑夷的酋長也說幾句話，他很木訥拘謹，除了道幾聲謝謝以外，一句話也沒有講。

深入大涼山與木里

當時，在場的白夷，人數遠比黑夷爲多，但是由於有黑夷在座，這些白夷頭目竟然不敢進食，一直等到黑夷都吃得酒足飯飽，他們才開始狼吞虎嚥。我覺得奇怪，問一位年紀大些的白夷，這是爲什麼呢？他說：黑夷是主人，白夷是奴隸，奴隸一定要等主人吃飽了才能够吃。我聽了不免感歎，就問他們：『白夷人多，黑夷人少，既然他們把你們視爲奴隸，你們爲什麼不起來反抗呢？』

殊不知，他的回答真是妙不可言，他振振有詞的說：

『你的軍隊那麼多，你只有一個人，爲什麼他們也不反抗你呢？』

我被他說得哈哈大笑，笑過我解釋給他們聽：

『我這個情形跟你們就大不相同了，我們軍隊同吃同住，穿的也是一樣，我們並沒有不平等的待遇，我的弟兄爲什麼要反抗我？』

西昌的東邊，和四川接壤的地方，有一個昭覺縣，辛亥革命的時候，出過夷民殺死縣長的事，從此以後，省府派的縣長，就不敢去上任。我認爲此風不可長，必須澈底解決，請西昌的夷人大頭目出面，把昭覺的夷人頭子請來。我當面問他：爲什麼不許縣長去上任？他很詫異的反問我：『那有這個事呀？我們幾時拒絕縣長來上任的？』

到了時正露營野宿，徜徉山水的木里土司，這位木里土司一輩子沒有見過像我這樣的高級官員，我到他的境界，他感到十分榮幸，不但沒有讓怪蜂刺我，反而送了我許多名貴的禮物，我以軍中攜帶不便爲詞，婉言辭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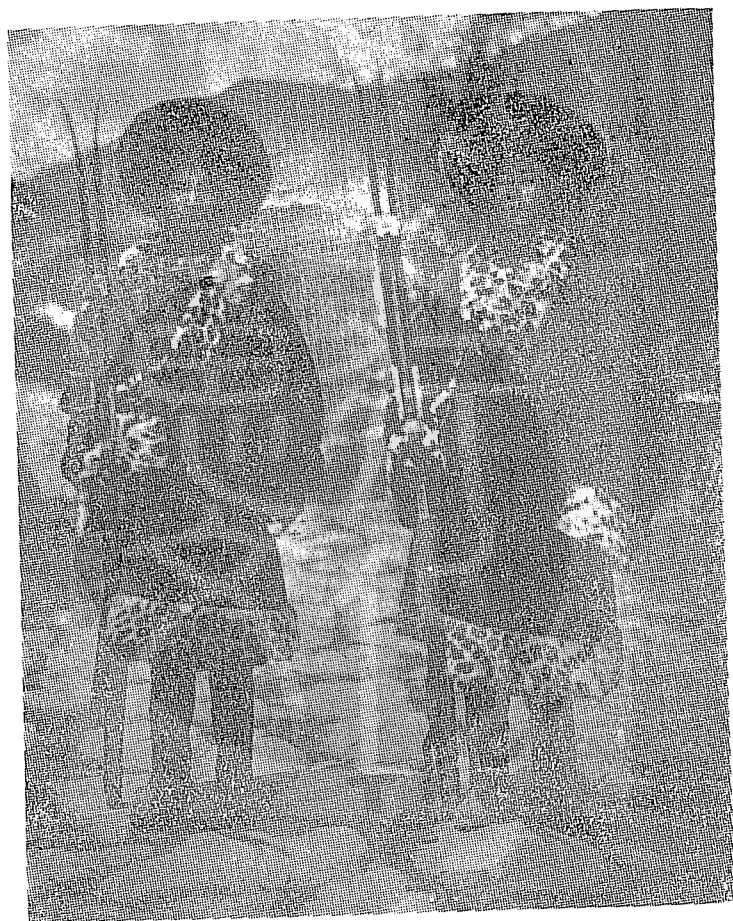
在西昌停留，前後兩個月，個人方面，交了不少好朋友，一位鄧秀廷鄧旅長，擁有一千幾百支槍，有自己的軍隊，由自己負擔糧餉，勢力極大，地方專員只好依賴他這支武力，維持當地的治安。他對我感動熱烈，買了一匹據說是數十年難得一見的良駒送給我，使我欣幸之餘，回送了豐厚的禮物，將牠收下。

大渡河口富林有一個羊清全，相當進步開明，他在做棺木生意，利用當地所產之高貴木料，製成棺材，運銷內陸各地，這種棺材埋在地下多年，仍然不會腐爛。

大雪山上痛殲共軍

我在當年剿匪中所担负的任務，多半是堵防攔擊，可是毛澤東和朱德見我就跑，我一攔住他們的路，他們立即改變方向，奪路而逃，因此我們等於是在川康滇黔邊境，跟共匪捉迷藏。西昌住了兩個月，共匪繞路了，部隊遂又被調回瀘州，那是由於共匪爲了避開我們，再往川康邊境回竄，當時蔣委員長坐鎮成都，他派來一架專機，接我到成都去見他。第二十軍則由西昌經昭通回四川。

蔣委員長和我在成都見過了面，檢討會商剿共軍事，當時朱毛匪幫已經竄近西康的打箭爐，打箭爐即今康定，是西康的省會，却和川西北很爲接近，委員長佈署的兩支兵，一支是以薛岳在後追擊，一支是令我率二十軍馳赴漢源，攔住朱毛入川之路，或者從旁予以側擊。我們知道委員長是將成都正面的防務交給二十軍，因而摩拳擦掌，士氣高昂，一個急行軍北上到西康的雅安，早已抄到了共匪的前面，如果這時追得快一點，朱毛必將陷入我們兩路夾擊的陷阱，可能全軍覆沒，到這時候，毛澤東和朱德慌了手脚。



威得長也人，亮漂很飾服的們他，士衛司土里木的到見眼親者筆
族巴康著身些這將却，上書科教級年二中國的今時在但，壯雄武
是真這，了（回纏）族爾吾維的疆新在遠作誤，士男里木的裝服
纏」為之稱能還那，來子帽起戴而頭纏不天冬在回纏，錯特錯大
嗎「回

被我阻在蘆定橋大渡河南岸，已成進退維谷之勢的朱毛，不得已利用朱德曾經兩度作我部下的關係，由朱德出面，寫了一封情詞懇切的長信給我。他首先恭維了我一番：說是當今天下滔滔，羣雄爭競，你楊惠公素稱西南健者，就應該創立自家的基業，如今爲顧全昔日相從的情誼，提供上中下三策，請我加以參考。

他所提出的上策，是請我加入共產黨，兩股力量會合，不難縱橫天下。中策是既然天下正多事之秋，我也可以自行發展，趁蔣委員長在成都，陣前倒戈。他說如果我肯這樣做，共產黨一定願意助我一臂之力。下策呢，迫不得已，雙方衝突，那就可能兩敗俱傷，他又在信末寫着：倘我非採行『下策』不可，我前進，他們再跑，說什麼我也消滅不了他們。

我看完信，付之一笑，派人將信送回成都，呈給蔣委員長，這時，朱毛匪幫，似有繞向蘆定河右岸，向懋功方向逃竄的模樣，我奉命率部進駐天全、蘆山、寶興一帶，再沿岷江上游找到共匪來打。青衣江河床狹窄，兩岸都是懸崖絕壁，因此水勢湍急，奔流激宕的聲響，有如萬馬奔騰，我們沿江行軍六七天，日以繼夜的聽它咆哮怒吼，兩隻耳朵差點都震聾了。過金湯縣，當地的原始森林高聳雲天，樹木之大，要十幾個人才能圍抱，偶然碰到大樹倒在地上，我那些體能最好的士兵，說什麼也翻不過去，必須叫工兵來，在樹幹上鑿好一級級的階梯，這才像爬坡一樣的逐一爬過。中國地大物博，產物豐饒，越到那些蠻荒異域，越是令人嗟嘆不置。

人在大森林裏步行都那麼困難，騾馬更是不用說了，由於騾馬無法通過，朱毛將所帶的騾馬全部拋棄。森林中原有一條棧道，所謂棧道就是在地勢險絕的地方，傍山鑿洞架木，以通道路，因此棧道修築不易，破壞起來却很簡單，張良就曾獻策漢高祖劉邦，燒過由陝西褒城，通風縣西北的棧道。金湯的老百姓，在朱毛匪幫近時，也曾將這條棧道破壞，但是朱毛又把它重新修好，等他的部隊通過，同樣的爲了攔阻我這支追兵，於是又拆棄，我軍一到，即刻又修，這樣拆拆修修，一共三次。棧道全長二三十里，一邊是峭壁巖岩，脚下就是流勢

湍急，亂石崢嶸的青衣江，朝下一望，有心臟病的人便很危險，不幸失足，或是滑跌一下，都將有去無回，粉身碎骨。

除了過棧道，還要走獨木橋，因為岷江的上游，平時水枯，涉足可過，一旦水漲，過後就只有走獨木橋。這種獨木橋光溜溜的，也是難走得很。

就這麼一路窮追，一直追到了大雪山，大雪山是一片大山脈，從康北到康南，連綿六七百里，我們所經過的是中段，接近四川，住在成都的人，天氣晴朗的時候，在西北方天際，往往看到靄靄的白雲，其實那不是白雲，那是大雪山山頂上的積雪。

因為行軍關係，部隊在山上，露宿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，竟發現死了十幾個士兵，一無外傷二無病痛，大家都奇怪他們是怎麼死的？其後方知，宿營地海拔太高，空氣稀薄，肺活量差些的人，會得窒息而死。

山間飄着美麗的雪花，只有黃豆那麼大小，死屍在山間，不臭也不爛，大山裏面奇奇怪怪的事情太多，士兵難免有點驚懼，因此一下了山，大家有說有笑，齊聲歌唱，人人興高采烈，歡欣鼓舞。

大小金川奇風異俗

下大雪山到了懋功、靖化，算是又回到了四川西北邊境，不過這一帶的風光，如果說它是四川的地方，還不如稱它為康邊西藏。因為這一帶的幾千名居民，十分之二三是回教，十分之七八是羌人，也就是通稱的藏番。

懋功的居民有三五千人，向有『小成都』之稱，稍微有點市面。清朝以前，這裏是府治，清初平定大小金川那有名的戰役，就發生在這一帶。從此清廷派一員協台駐守於此，也就是說，在此駐屯一旅重兵。

我們到了懋功，發現朱毛匪幫已經過境，遠來的追兵，率師回轉成都。敵人又跑遠了，我們唯有在這裏暫留下來，聽候調遣。

靖化舊稱綏靖屯，住的全部是藏番，乾隆十四年清兵征伐大小金川，爲防堵藏番作亂，在靖化建有許多寶塔式的堡壘，至今還在。

我軍初到懋功，我鑒於這一路奔波，深入不毛，士兵們人人奮勇，個個爭先，因此爲了犒賞士兵，請當地官員替我買三十條犛牛，以便舉行一次官兵大會餐。

當地的回教徒養牛，採取放牧兼之的辦法，將犛牛放在山上，讓牠自由自在，嚼草宿夜，十天半個月，牛才上山去看看牠們。因此任何一位牛主，誰也說不出他自己擁有多少隻牛。犛牛夜裏睡眠，牠們會自動將小牛聚在當中，大牛團團的圍成一圈，頭朝外，隨時驚醒，一有危險，立刻起而抵抗。

牛主並不親自飼養犛牛，這些犛牛也就不大肯聽他們的話，要牛的時候，只有一個辦法，就是將一些在家裏飼養的牛混到犛牛羣中，再命人按照地理形勢吆喝驅趕，說也奇怪，那些犛牛都會跟着家牛逃，捕牛者埋伏途途要衝，中途攔截，要幾頭牛，就捉幾頭牛帶走。

回教徒中有專門殺牛的勇士，他們殺牛的勇猛，比西班牙鬥牛士還要勝過幾分。殺牛者下穿短褲，上身赤裸，露出一身強壯的肌肉，腰上懸一把明晃晃的鋼刀，牛在他面前一站，他便鷹隼似的飛身上前，一把抓住犛牛銳利的尖角，犛牛發了脾氣，橫衝直闖，拔足狂奔，那位勇士就像在牛角上生了根似的，隨牠怎麼使力，隨牠衝得多遠多快，那兩隻手始終牢牢捉住牛角，整個身體，却像風中枯竹，在半空裏左搖右擺，他們膂力之強勁，身姿之矯捷，真是看得令人驚心動魄，舌擗不下。

就這樣以命相拚，鬥力鬥狠，直鬥到身軀龐大如山丘的犛牛口吐白沫，精疲力盡，又有一批勇士一擁而上

，有人抱牛脚，有人拉尾巴，大家同心合力，齊發聲吼，就此把那五七百斤重的犛牛，掀翻在地，這時，抓角勇士從容拔出長刀，猛力一砍，將斗大牛頭一刀砍斷。我親眼目睹這人獸相爭最激烈的一幕，不禁長長的吁了一口氣。——回教徒民性之强悍，即此可見一端。

藏番，却又神秘複雜，大異其趣。藏番住的房子叫關寨，分上下兩層，上層住人，下層養牛馬畜牲，牛馬畜牲食於斯，溺於斯，長年累月從不打扫沖洗，於是奇臭難聞；藏番男子穿藍布衣服，女人也束腰長裙，性格也很强悍，人人佩刀，連婦女也不例外，刀長一二尺，還有銀飾的刀鞘。

當地也有少數的漢人，他們只准住在關寨以外，地位很低，對地方上任何事情都沒有發言權。

每一戶藏番人家，不論貧富，不管關寨華美或簡陋，每一家都拿最考究的一間房子，關作佛堂，以供喇嘛回家時在此拜佛。佛堂之後，又有一間特別佈置的寢宮，那是喇嘛和尚的寢室。

每一戶藏番人家，至少要有一個男子去當喇嘛，或則是一個女人去做尼姑。喇嘛或尼姑的訓練，要在兩三歲的時候就開始。當喇嘛，必須選慧根夙厚，天生穎悟的男孩，因為喇嘛的地位神聖不可侵犯，兼且享有許多特權，在藏番社會是最受尊敬的上流階級，而且也是藏番人生最有體面的事。當了喇嘛，就不必像俗人一樣勤勞操作，為生活而苦苦經營，他們有權讀書，穿華衣，住美屋，雖然規定終生不娶，但是每年可從喇嘛寺裏回家住上幾個月，喇嘛回家，無論嫂嫂弟媳，家中的女眷，都得肉身佈施，跟喇嘛在密室裏追歡逐樂，大參其歡喜禪，因此他無妻，却又享多妻之福，於是人人競為喇嘛，西藏與『藏番』所在地，也就成了喇嘛教的世界。喇嘛教世界的最大特色，在我們這些俗人看來，就是家族之中，根本毫無倫常觀念。

懋功地僻民貧，却有一座規模龐大，殿宇連綿的達維寺，寺裏可以容納上千的僧衆。小孩子決定了要當喇嘛，三四歲的時候便送到寺裏來，接受佛教教育，他們進寺以後，生活起居，佛典傳授，自有親近的長輩竭誠

客家人跳舞，風格又是一變，他們穿着花又大袖，臉上覆着面具與面紗，樂器僅鑼鼓各一，金鼓齊鳴，一面跳，一面抬出菩薩來，和江南人的出神會，約略有些近似。抗戰時我戍守安徽，某次在六安主持會議，當地人正在唱地方戲，有人邀我去參觀，一見演員的服裝與面具，似曾相識，再一想，不就是在安順看客家人跳舞時所曾見過的嗎？這件事引起了我的興趣，經過查問研究。果然貴州的客家人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移民實邊，由六安等地編組軍隊遷移過去的。

貴筑在貴陽的正南方，又稱花溪，南明河的兩岸，苗人麕集而居，這一帶的苗人，稱爲水家，亦卽花苗，水家女子穿起長裙，體態婀娜，她們又喜歡帶項圈，多者有達十餘枚，大小不一，層次井然。她們的婚姻，十分有趣，大凡趕集的日子，就是花苗男女相親的佳期，事前自有媒人介紹，到時候男孩子站在一起，身上帶有銀項圈，女的也站成一堆，經過媒人指點，男女雙方相互注視，眉目傳情，然後女孩子彷彿嬌羞不勝，拔腳就跑，男孩子必須立即追上去，這時候，媒人也奔上前去幫忙，兩人合力，把女方追到，將項圈往女的頸子上一套，訂婚典禮，便告完成。

至於夷家的婚姻，則又不同，也是事前雙方經媒人介紹，利用趕集，雙方始之默默，女的甚爲嬌羞似的，拔步向山上就跑，男方追上去以後，便半公開的作靈肉合一的戀愛，因爲她們要等到生下孩子，才准正式結婚。

男女追逐，相親相愛，這是一種很動人，而且也頗具誘惑力的戀愛方式，照道理說是未婚男女的嫁娶方式，但是漸漸的有些結過婚的男女，也混跡其間，自動參加此一大膽而刺激的愛情遊戲，夷人一般都很重視貞操，因此糾紛時起，搞出許多械鬥或情殺的案件，使地方官覺得很難處理，由於花苗民性強悍，好勇鬥狠，所以爲了愛情事件，引起大規模的集體械鬥，竟也時有所聞。